

歐區戰鬥鱗魚爪



美國新聞處印行



我爲什麼作戰

傑克·朱羅斯基士作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的一雙眼睛不怕看別人的眼，因爲它們看見過幸福，也看見過痛苦；因爲它們是自由的。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兩隻耳朵會聽得到一個問題的兩面；因爲它們是知識的通道，而不是複述的路途；假如我只會聽而不思，那我就是一聾子。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的嘴不怕說出我的意見；我雖然僅僅是一個人，我的呼聲却能帮助我鑄造我的命運；因爲只要我願意，在什麼地方我都可以說話，或者寫封信在報紙上發表，或者請求國會議員提出了質詢；當我說話時，如果受着威迫只能說出自己不願說的話，那就等於啞吧。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只能跪在上帝的面前。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的腳可以隨意行走，無需護照便可通過合衆國四十八州任何的；因爲我如果要離開我的國家，也不是由於受着威迫和利誘；因爲不論在鄉村田土在都市的高樓大廈上，無須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我兩隻腳都停留得下；因爲我的腳只能走過在指定的路途上，這兩支腳就等於癱了。

我所以作戰，就爲了上述種種的原因，同時因爲我有一顆曾在自由的學校裏受過訓

練的心，牠能自由地去接受或拒絕一切，自由地去思索或衡量一切，牠是一顆能認識思潮的動向的心而不是一譚盲從的死水；一顆受過訓練會自行思考的心，一顆好奇而懷疑的心，一顆既會分析又會陳述也能表白自己意見的心；一顆能夠消化從自由的刊物上得來的知識食糧的心——因為假如是一顆不會思考的心，那只是一副奴隸的腦筋。

我所以作戰，就是爲了那些別人說過而且比我說得更好的目標——『獨立宣言』中所保證的『生活、自由、幸福的追求』所有人類所不能『割讓的權利』；和林肯所說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我所以作戰，爲了我可追念的往事——我兒時的歡笑和嬉戲，母親的敘說爲什麼父親和她要在那轉變的世代中來到了美洲，以及我在高等學校的畢業，我第一次的投票選舉，我初度和女孩子相處的時日，眼看日益進步的周圍環境——街道加寬了，新的建築代替了古老的陋巷。

我所以作戰，爲了我所期待的戰後的生活，因爲那時的生活一定會給我們良機和安全，以及讀、寫、聽、想、說的自由。爲了像從前一樣，我的家將是我的城堡，牠的吊橋只是當我所邀請的朋友來到時才放下；因爲假如我不參加作戰，生命本身就是死亡。我所以作戰，因爲我相信進步而非反動；儘管我們有許多錯誤，可是在我們生活的方式中，希望在滋長。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希望我的孩子生長在自由的世界裏；因爲把我祖先留給我的自

由的產業傳給後代是我的責任；因為假如我們失去了這份產業，仍然生男育女那就是造孽。

我所以作戰，因為這是我的義務；因為自由的人們必須爲了保存自由而去作戰；因爲當一個國家或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的時候，所有的國家和所有的人們的權利都受到了威脅；因爲我曾經有過選擇的機會：作戰或不作戰。

我所以作戰，因爲法西斯蒂主義在威脅着我們，那是我們從未受過的威脅；因爲只有懦夫才不會起來自衛。

我所以作戰，因爲我寧可慷慨地死去而不願屈辱地活着。

我所以作戰，因爲只有今天從事作戰才可以獲得明天的和平。

我所以作戰，爲了我熱望着我以後的人們將不再從事戰爭，但我却知道，假如他們必得作戰的話，在危急的時候，他們自會挺身而出的。

我所以作戰，爲了要保存自由。

到了英國

J·斯坦倍克原作

一九四三年六月英格蘭某地 我們離陸地已經很近了，這天早上鳥聲把我們叫醒，有一隻大飛船繞着我們飛行，隨即急飛而去報告我們的到達。此行全沒有遇到困難，就在艦上的指揮臺上發現了敵人，我們也全不會知道。從指揮臺，傳下了消息我們今晚就要登陸了。士兵們成排地站在船欄，把每一塊低垂的浮雲都當作陸地。我們越走越近，到達的距離也越縮短，而危險性也更增大了。船身不斷地在搖擺。這一帶海水是最危險不過的。

一層薄霧罩在地平綫上，從那兒飛出四駕噴火機向我們追來，又像發怒的蜜蜂一樣圍着我們。牠們飛得那麼近，簡直可以聽見機翼尖銳的摩擦聲。牠們圍着我們飛了好一會，然後離開，隨即有別的飛機來代替牠們。

下午透過了雲霧出現了陸地，當我們走得更近的時候，就看見了優雅的房舍和優雅的地方，古老而整齊，人們都驚奇地看着。他們大多是第一次看到外國的地方，而每一個都說這和他所熟悉的某一些地方相類似。有一個說這看起來像加利佛尼亞多雨之年的春天。另一個認為像凡爾蒙(Vermont)。大家都擁到船舷的窗眼和船邊的欄杆來。運兵艦駛進了港口就投下了錨。牠的周圍全給船艦和海軍部隊包圍着。兵士們要乘駁船登岸

，不過還得等候，因為下船要比上船複雜得多。士兵們很容易迷失或歸錯了隊。

夜來了，長官們集合在參謀室中，直等到輸送他們的兵員的辦法作了決定。輸送事宜費了大半夜的時間。在指定的時間之內，每一個單位必得到達其指定的地方，在那兒就會有一隻駁船轉載他們登岸。在岸上就有兵車在等着他們。那是完滿的一次渡海。沒有困難，沒有嘔吐，沒有受到襲擊。只是船艦上的辦事人員顯得緊張而疲勞。他們睡得不夠。經過了幾次航行之後，他們必須得到休息。長期間負擔這種責任，對於一個人是太重了。

早上來了大批駁船，擠在運兵艦的周圍。大鐵門打開了，隊伍走出來，走上小艇的甲板上。艦旁的窗眼，塞滿向下看的頭顱。這些是稍遲才能下船的一批人。小艇開行了，穿過小汽船，驅逐艦，和停泊在那兒的運輸艦而駛入海港。士兵們都感覺到了一個新地方。他們都懷疑地注視這個新陸地，正像一個人失了自信時候所取的態度一樣。小艇直向碼頭疾馳而去。

當駁船靠岸的時候，一隊穿着短裙的樂隊，帶着犬苗和軍鼓大吹大擂地走過來。粗大的樂聲震盪着空氣。這是世界上最軍事化和最戰鬥化的音樂，我們的兵士都擠在船欄的旁邊。樂隊走近了，鼓聲和笛聲大作，當他們走到前面的時候，士兵們都大聲歡呼起來。他們並不喜歡這種粗獷的音樂，這種音樂要經過一段長時間才能使人喜歡的，但是這種音樂中有些鉄一樣的東西却打進他們的心裏去。樂隊打了一轉便開回去了。這是作

得很好的一件事情。我們的士兵深深地感到一種榮幸。

從駁船的甲板上，兵士們可以看到被燒燬的沒有頂的房舍，落彈地點的瓦礫堆。這種景象的像片他們曾經見過，而且也讀過這一類的報導，但是那只是像片和報導。這是不相同的。駁船的踏板現在已經搭好了。兵士們背着沉重的軍囊，肩膀上掛着來福鎗，從斜陡的踏板奔向這個新的地方來。而在遠處，他們又聽到樂隊歡迎別的駁船載來的部隊。

運積在英國諸島上的作戰物質，沒有親眼看過的人，那是想像不出其巨大的數量的。每天有成百成千的船隻駛進英國的港口，卸下如山的供應品。一隻英國船可以在甲板上裝着許多火車頭和坦克車，並裝滿了千磅的炸彈，這些炸彈像雞蛋一樣躺在板條箱裏面，物資從海港不斷地流向貯藏處，而分儲在島上的各處，因為大量物資從來不堆集在一地的，轟炸的危險是太嚴重了。

因此，你會看到坦克車沿着公路奔向牠們分散的地點長達好幾里，成千成百的火車裝着軍械，卡車裝着糧食奔向軍需庫去。

就所有的準備來說，一個人會感覺得到，參加實際作戰的軍隊，比較起來是多麼的少。因為戰鬥的部隊只是一條蛇的頭，這些部隊在整個軍隊體系中所佔的比例是很渺少的，正像一個蛇頭對於整條蛇的比例一樣。這個廣大的戰爭是物資之製造，運輸，並供應使用這種物資的人們的一種程序，而且在運輸時所費的力量，比較大砲，飛機，坦克

實際上所發揮的火力還要大許多倍。

此外，在後方還有幾百萬人在從事生產，又有海員和伙伕，船隻的守衛者，絞盤工和巨型起重機的機手，鐵路人員，成千成萬的粗工，修理匠，焊工，檢驗工人，貨車司機等。所有這些人都要過作戰訓練，甚至有些人也參加了戰鬥，但是這並不是恰當的。因為他們所要完成的工作是太重大了。

戰鬥發動了又停止，停止了又發動。但是供應工作却日夜不停地在進行。有一次戰爭在開始了，然而供應工作早已完成。因此，在籌劃各種供應的人員，對於西西里戰爭，他們就很少加以注意。他們老早就把全部供應工作完成了。

他們現在正在準備戰鬥，這些戰鬥，非到了明年春天不會發生，或竟停止不動也說不定。物資仍然不斷地運到西西里，但是運輸的方法，路線，以及數量，現在都已經全部決定，並準備着向歐洲大陸作劇烈的惡戰。我們要等到一切都已準備齊全，兵力已經大到萬無一失的時候，而到了這個時候，一進攻德國，德國只有完全潰敗之一途。

於是佔據了灘頭陣地，把供應品運上去，那些怕人的坦克車又來領先。在北非的德國人就曉這是那一種滋味，他們已經領受過這些機械的威力和利害。誰要擋住這些東西的去路那只有死滅。只有在兩翼作戰的人還能活着而想起那個滋味。

等到攻擊一開始，供應人員的工作就更加重了，這些人現在就要抱戀他們沒有得到參加戰鬥的許可。那就會有駕回沉船的海員的工作；穿着制服的鐵路人員的工作；清

除砲孔和築路造橋的工程師的工作；和管理車輛和搬運炸彈人員的工作，這就是他們的戰爭，不管他們能夠明白或不明白。

歐洲登陸設計之經過

L·華爾卡

在D日的兩年前，七月初一日大約是九點三刻鐘的時候，若干英美官員到達了倫敦格蘭斯文諾方場二十號的房舍中開會。按照指定的座位坐下，他們就開始詳擬取道法國進攻納粹德國的計劃。

從那天起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國遠征軍在諾曼第海岸的登陸這一段期間中，其間所發生的事件，無疑地和任何的軍隊或者盟軍所從事的最艱巨的戰鬥行動是同樣地超凡卓絕的。下面是美國方面籌劃的經過，然而整個計劃都受着美國和爲進攻大基地的英國所共同領導的。

現在不妨一說設計的經過了，從那天起，設計者不只有一個而至少是有五個的全盤計劃的，每個有牠的隱名，而當會議進行時，出席者不時提到發爾康，馬達多，阿富汗，愛比，達馬拉克等（除此以外，後來又有一個以隱名，代替真名的托基。這種隱名代替真名的辦法，是因爲作戰部要求要保持祕密的原故。）

發爾康原是英國的計劃，於鄧克爾撤退後就立刻開始進行。就在這次會議前很久很久的時候，一切可供登陸的地區都已經選擇過。馬達多是空軍進攻的計劃——遠程的戰略轟炸計劃。

阿富汗是應付在假定上可能出現的緊急情勢的計劃。因此，儘速在北愛爾蘭駐防一支美國大軍。

愛比是諾曼第登陸計劃。達馬拉克是英國聯合王國的計劃——爲愛比計劃作人力和物力的準備。

就整個來看，這些計劃都需要展開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組織工作。美國陸軍在D日那一天必需有一百多萬大軍已經開到英國。美國和英國的陸軍供應部須得供給他們一百萬種的配備，和這麼多配備儲存的倉棧。工兵要在一千一百多個的英國城市中建築十萬座的房舍。空軍規定建造的跑道，全長等於從莫斯科到美國的公路。

爲了準備七月間的倫敦設計會議，美國於四月間就指派一個人負責。有一天，美國陸軍供應部部长索梅維爾將軍在五角大廈的辦公室中，傳見了工兵隊的五十二歲的二級上將李氏。『我們派你作歐洲戰場的物資供應部長官，』索梅維爾說——於是美國就開始爲達馬拉克和愛比計劃作精確的準備了。

李氏受命後還不到一個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就到了英倫，忙着爲七月間的會議作準備。那一次會議建立了各種計劃上實施的綱領，並特別檢討了李氏所提出的重要問題：陸軍空軍馬達多機場之修築。於是有好幾百個機場，都儘量在趕工。

聯合參謀部首長認爲馬達多計劃最爲重要，因此他們給牠以超過一切計劃的優先權——事實上，直到D日爲止，牠是繼續得到優先的待遇的。

因此，李氏率領下的工兵們就忙於建造機場網，這些機場網對於我們英國的弟兄們，確實好像太神奇了。馬達多的設計者計劃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的時候，不論在英格蘭或蘇格蘭再不能添造一個機場了。事實上確是如此。到那一天，任何一架飛機，在英國上空任何地方三千英尺的飛行，都可以平穩地降落在三混凝土的跑道上。

當這龐大的建築在進行時，空軍人員就在實施馬達多的戰略計劃。他們把這看得很簡單，認為這就是要炸毀德國戰鬥機的工廠，炸毀德國煉鋼，橡皮，和石油工業，使德國作戰機構的心臟停止跳動。

因此英美的空軍中成千成百的專家們，就開始為轟炸目標編定詳細的程序。每一個製造每一種重要武器的德國工廠，都得調查清楚。牠的位置，產品，以及這種產品對於德國總產額的比率如何，也必須加以查明。比如說，只曉得赫爾廠出產巨量的人造橡皮是不靠的。還得算出（如實際上的上相同）牠的產量佔納粹人造橡皮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九。又比如說，斯威福爾特廠球承軸的產量確實為總額的百分之四十。而且這些工廠的確在那條街道上，也得知道得確實無誤。

駐在英國的總部，於是擬定一個目標的系列和轟炸的程序；然後又把全部的轟炸行動劃成若干階段分期實行，每期的工作都有一定的期限。每一節的轟炸必須在指定的期間內完成，否則整個轟炸的效果就難收到成效。

各種計劃必須為特種任務規定出特種用途的飛機。某種戰鬥機負某種任務的保護之

實。除非這種情形經過仔細地研究過，否則就會發生很大的困難。

馬達多計劃常常會遇到許多阻礙。許許多多的意外事件中，任何一種都可以妨害到原來的程序，而需要重新改訂計劃。此如說，潛艇戰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現在知道，牠幾乎破壞了馬達多計劃。

當李將軍在四二一四三年間冬天正在建築機場的時候，德國潛艇星羅棋布，不斷地打沈載運空軍器材和飛機的船隻，其速度要遠出設計者所想像的之外。聯合參謀部的首長，因此決定潛艇的活動必須制止，否則原定的進攻計劃簡直無法進行了。

英國就調派原定執行馬達多計劃的飛機，的担任大西洋的巡邏工作。而在相當時機中，以英國為基地的一些美國進攻潛艇的自由式機，和海岸指揮部的遠程機取得了合作，從英國海岸直到美國海岸組成一個大卵形保護着運輸線（海底工作則由英國海軍來担任）。

由於這種非凡努力的結果，在最初的三個月中擊沉的潛艇有顯著的增加，然而對於那些設計者，到達馬達多計劃的完成，前頭仍是遼遠的路途。不管打擊潛艇的飛機數量如何多，設計者的估計，必須經過冬季，春季，夏季，甚至於秋季，美國空軍才能得到完成馬達多計劃所必需最小限度的飛機。

然而工兵們仍在忙着趕築機場。「這樣的快，」據一個報告當時趕工情形的人說，「我記得去年還在跑道間採擷白菜心時，我們就開始使用跑道了。」

在這幾個月月中，李氏把他的總部從倫敦遷到鄉村一個城鎮，而在那兒爲達馬拉克計劃儘快成立其基本組織。

港口運輸是最先使他操心的事。軍務運輸部的人員分析各種的貨物，而使其和各種港口的條件相適應，這樣每一個港口都能得到最大的利用。克來德海灣中的港口，起重的設備不夠，船隻主要地備運日用品。裝載坦克車的大船則指定停靠紐坡特港。裝載空軍炸彈的船隻駛往哈姆敦，裝駁艇的在利物浦起卸。

所有載運抵英的貨物，又由同一機構的運輸部悉心壁劃把牠們送到英國各地的儲藏站去。鐵路和公路因爲軍運頻煩已到破蔽不堪的地步，所以鐵路設備和人員也得從美國輸入。

達馬拉克計劃所需要的車輛爲五七、〇〇〇輛卡車（其中包括普通的車箱，冷藏車，和守車等），和將近三千隻的火車頭。大幫運輸車輛拆散後運到英國，然後又在太晤士河邊一個世界最大的車場中裝配起來。

我們進攻的訓練中心設在南部海岸的沙灘上，那兒的海浪被「試驗」過，發現牠和諾曼第的最相似。倫敦有個設計局，是訓練的神經中樞，精細地擬定出「策略」來。所有兩種進攻戰術的知識都被分析過衡量過。經過幾千次的實驗出後，證實了三十人一組——一隻戰鬥艇的人數——是最好的分組。步槍隊要多少人，剪鉄絲網的，噴射火焰的，火箭砲手，自動步鎗隊，工事破壞隊又要多少人？每一隊要有多少人，又按照怎麼的

程序前進？這整個問題包括了最精細的調度，因為任何一隊中只要少了一個人對於進攻的成敗都會有影響的。

一部分設計者和從事於達馬拉克組織工作的人員，奉調為另一個進攻計劃設計。這是北非登陸的托基計劃，這個計劃本身是到達諾曼第登陸計劃的一個階石。最初原定完全由英負責。後來高級將領們改變了主意——由英美雙方共同負責。

九月初的，很糟糕的發現了供給英國進攻北非的供應品必須加倍供應。運抵英國的大批物資（這些物資爲了諾曼第登陸日之用必需屯儲在原地這樣才有些人曉得每包每件是什麼東西又在什麼地方），已經藏起不易找到。正在托基計劃在北非展開之前，艾森豪爾將軍必需預備十九隻快船搶運軍火和器材，因為他不能夠及時在英國的儲藏處找到他所需要的東西。

本來英國會爲了我們儲藏下我們的物品，而且是在閃擊的情形之下盡他們的力量替我們藏起來的；我們的供應隊則在七月中旬以後才抵達英國。雖然如此，重新籌劃達馬拉克的船運，儲藏，兼籌並顧的措施，也顯然有了頭緒。最需要的一個制度，是把各種特殊的運輸品及其特殊的用途和運貨單聯在一起，這樣一來，每一個人都能夠由此而聯想到彼了。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制度，一個最下級的下士只要把他陪女朋友玩三分之一的聰明就能勝任了。

十二月中，負責運輸的軍官們，向李氏提出他們的計劃。這計劃叫作 I S S（分類

運輸的統一計劃），這是進攻計劃中的一種傑作。

整個體系是以一組密碼和字母代表。所有的文件都標上這些同樣的記號。在美國上貨的港口，先由航郵寄出兩份貨單的副本。當船上貨物裝滿時，該港口就發出一貨運的海底電報，只要一串數字和字母。而在海外的軍需人員，接到了電報就可以拿從前收到貨單來參照，因而確實曉得船上裝的是什麼東西了。假如載運先行寄出的貨單的飛機失蹤，或者貨船被打沉，而從貨運的海底電報的符號中，立刻可以補充兩份貨單，或另一船貨物。

一位美國空軍的軍官這麼說：『在英國的美國指揮官，現在就下令要五根線針也會找得到，而且只需一份鐘就曉得牠們在那兒，他們曉得每一隻箱子裏裝些什麼東西，又曉得牠們要送到那兒去。這個計劃想得這麼周到，甚至在D日登陸那一天，海灘上的軍火誰也採用同樣的辦法。我們可以這麼說：『在第六個軍火堆中，第二個口上，第四排，第三層上，你可以找到一個裝有三百個大門栓的一個箱子。』

但是不要以為這些設計者一經完成他們所訂定的計劃就算功德完滿了。會不會被接受還是另外一件事。英國人的脾氣是直截了當而熱烈，我們美國人比較踟躕一點。自然因為採用這種制度就意味到廢棄了百分之百的軍隊中現存的制度——重組美國每一個倉庫和每一個啓運港——這種改變是一種巨大的工作。

八月中索梅維爾將軍來了電報要一位軍官回到美國去並把這個新制度交給六千個主

管的長官。這種改變意味到美國每一個裝運港口和每一個倉庫其運用程序之重組。

在D日的兩年前，工兵們就爭論着愛比計劃中所需要的橋樑。他們認為法國鐵路每一哩要有三十呎，於是運用儲存在英國以備達馬拉克計劃實施之用。等到D日那一天，美國軍隊把法國每座橋樑都修復了。

工兵們給了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幅地圖供進攻部隊隨身攜帶。他們的潮水圖畫得十分精確，使我們的戰術設計人可以預測派出一隻船在任何時間中所接觸的海灘的確實地點，又可以知一個兵士在沒有掩護下必須越過的地點有多少碼長，和地形是怎樣情形。（這不像塔拉瓦之戰一樣，士兵們須涉水一哩路長。）蒙哥馬利將軍對此不大相信，有一天就派一架飛機去查驗什麼時候海水可能到達某一排障礙物上。結果一如圖上所繪。

就是在水底的障礙物，工兵也在圖上畫出來。一位負責設計的工兵軍官說過：「一根水底的木樁，甚至木樁上一個螺絲，我們也不會不曉得的。」圖上也畫明了海灘的地質構造。是片岩，是泥炭，或者是石灰石——以及這些地質的負重力。

英國皇家海軍的工兵，費了好幾月的時間，演習海底各種障礙物的破壞，直到他們曉得每種需要幾秒鐘為止。繼他們後，工兵海灘特務隊也演習掃清碎屑並計算其需要的時間。

醫療隊為要準確地計劃處理死傷的程序起見，早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季，就必須曉得

登陸的國家和牠的海灘情形。設計者除了其他的數字外，還採用德國進攻莫斯科九十天中的傷亡數字，做我們傷亡人數估計的根據。每一種醫療器材，都得包裝起來使其不透水，而又能浮得起——由腦部外科治療用的止血電凝器以至縫合表皮的針都是如此。每一位士兵必需攜帶一個消毒袋和兩粒七、五克冷的硫胺藥片。配合進攻的醫療計劃，需要八〇〇、〇〇〇單位的血漿，一〇、〇〇〇磅硫磺劑，六〇〇、〇〇〇劑盤尼西林，六五〇、〇〇〇西里特嗎啡；而在計劃時，醫生也得顧到臨時缺少的材料——比如酒精，要用來製造阿斯匹靈，缺少了酒精，就會減少阿斯匹靈的功效。

軍醫總監部的人員擬定一個撤退傷兵的計劃，結果非常圓滿，所有在英國，啓運港口的傷兵。都可以按照受傷病情用火車運到醫治同樣病傷的醫院去治療。

計劃中又設法使美國軍隊的軍醫總監部，在午夜必須知道第二天會有多少病人從歐洲大陸和英國撤退下來，又得曉得當時在英國的美國陸軍醫院確有多少空床位。這一些安排假如在英國的電話不靈的話，還可以從無線電中得到報告。

『儘快施救』，是所有的治療設計的標語。許多流動病院，已經布置停妥，一到了D日就遷到海灘上，兩點鐘後就可以行重要的手術了。醫院的飛行事先指撥了一大批。爲了爭取時間，又設有特殊的滑繩，從小型的登陸艇中每次可以運出八張抬床到大型的LST艇中，後者特設有固定的手術床，和外科的細縛皮帶，所以無論海峽中風浪如何顛播，工作仍能照常進行。軍醫總監克爾說過：「爭取時間的因素，我們已經很老練

地頭到了。在D日那一天，受傷兵於受傷後十分鐘內便得到治療的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並且爲了預防萬一，許多受過特殊訓練作毒氣治療的醫生，也住在英國隨時準備工作。

情報人員所謂的『掩護』經常增加達馬拉克設計者的困難。這就是要使敵人對於我們龐大的計劃每一個階段都發生猜疑。掩護爲D日進攻之用的浮動海港，那是特別困難的一種情報工作。英國各地都建造有這種巨大的浮動住宅樣的浮動海港。鋼筋水泥的浮箱有五十多碼長。酷像飛機母艦。最後，爲了掩護起見，海港沉了下去，然後再抽起，拖到海灘外再沉下水去。

在這些千頭萬緒所有各種的布置中，艾森豪爾將軍奉命爲遠征軍最高指揮官，而來了倫敦。他看見了發爾康——達馬拉克——愛比計劃的六百位軍官，他搖他的頭。

『不成。這次進攻是一個龐大的計劃，』他說，於是增加設計人員達六千人。

去年三月間，英國傳誦一時的話語，說是物資再要堆過來，英格蘭島就要壓沉了。美國軍隊則喜歡說『只要割斷防禦汽球的纜子，她就要下沉六英寸。』

四月初旬，準備停妥就要開始發動了。這好像是絞彈簧一樣。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月而一向守着祕密的計劃，現在就要發動了。

馬達多或略轟炸計劃最後階段於四月一日開始發動。以後六十五天內，每次主要的出動事先都經過仔細地規定。空軍指揮部詳細的圖表上，指明四月份中必須投下五八、

○○噸炸轟，五月內要超過七〇、〇〇噸第一、是九十九條鐵路要點。第二、五月初旬開始轟炸賽因河上的橋樑。第三、五月十六日開始轟炸凱恩附近直徑一五〇哩內將近五十處的飛機場。

運輸隊一年前就為這些日子開始籌劃；現在開始運送人員和物資到愛比計劃中所規定的啓運港口去。每一個單位和每一個物品都得按一定的路線運往，牠的行蹤時常都是知道的。因此，運輸隊製成了許精密的圖表，表上規定那一天或那一夜的那一點鐘，所有的部隊單位，都按照一定的順序從軍營運到集中區，集合區，啓運地，灘頭和小艇上。

費在裝運計劃和演習上的時間有好幾月工夫，現在開始得到收穫了。供應品按照陸軍戰術司令們所希望的程序，源源流入指定的大卡車和鐵路車卡中，因此，這些供應品又可以按着需要的相反的程序列裝入海峽的船隻中。

不便裝載的器材則由拖船來拖運。這一類浮動的器材將近一千四百件之多。大捆的電線杆用繩索綁起來，衝過洶湧的海面，捆綁的方法是使牠們一到對岸負責架設的工兵們立刻即能解開。

處置戰俘的辦法現在也已經完成。由英國南部諸港口中俘虜可以送到各地的俘虜營。有人總該記得，有些特製沒有迴廊的鐵路車廂（以便經常監視俘虜），和一些纏着鐵絲網（防止他們跳出船外）運載俘虜的美國的船隻，以及德意俘虜必須隔開這回事吧。

向海岸地區的廣大運動開始，對於實際登岸的地點，時間成爲最重要的因素，因爲必須適合潮水漲落的緣故。這樣登陸艇隻才能越過礁石和障礙物。因此，英國任何一地的交通發生阻礙就會危及整個進攻計劃。各處公路運輸管制站建立了起來——爲要查覈 Y 部隊確在 X 點十三分經 K 村前進。

後來剩下的日子越來越緊迫了。很久前擬定的空中轟炸的計劃，現在在貫徹牠的最後的任務。在 D 日的前幾天，空軍出動了一·三五〇次，又在海峽指定的區域內佈雷。在進攻的前一夜裏，保衛着三個海灘的德軍十座海岸砲台（厚三十英吋，爲牢固的鋼骨水泥的建築），須得向牠們投下七·五〇〇噸炸彈。在 D 日的前夜，天黑的時候，二十架開路機要飛離英國的海岸，向着空運部隊要着陸的諾曼第飛去。除了英國的空運部隊外，另有兩師美軍（一千架的運輸架和護航的戰鬥機）要在三十分鐘後繼之出動。

據估計第一天要控制灘頭和灘外的海面，空軍須得出動一二·〇〇〇次。這些飛行，每次都得和其他的戰鬥行動相配合。步兵司令官須曉得炸彈會落在那兒，有多少，在什麼時候。前次所招開的設計會議中，他們會圍着地圖，細心仔細地討論，「這一帶我想要九十五噸炸彈」。五隊飛機不斷地拱衛着運輸線，其中一半離英國六十哩外，其餘的在八十哩外。在準 H 時差三分的時候，一·三五〇架重轟炸機要向那些灘頭大行投彈，牠們的彈要這樣地丟下來：每一個旅團二·三〇〇噸的前線要投三三〇噸。

所有的命令（英美二國的空軍）都由隱蔽在英國的一個控制中心發下來。在進攻日

飛行的每一架飛機，通過了這個中心才曉得牠的任務。這個中心用無線電和前進據點取得了聯絡，這些據點才是飛機的實際指揮者。浮在海面上的有鬥機的指揮艇；有一隻在海峽的中間，節制船隻上空的飛機，另有兩隻正在灘頭外制陸地上空的飛機。

D日前九日的早晨，忽然發現設計人所謂的奈米亞斯——重要的物品單——中七十七種的重要器材仍留在英國沒有運來。這些物品終於在發動前六點鐘用飛機運到。

最後，幾千艘船隻在不同的時間，從許多不同的進攻啓運港口開出。現在，可以看到海軍的計劃是多麼周到了。

一位海軍將官描寫海軍作戰計劃的規模說，「一大堆的計劃書疊起來有辦公桌那麼高」。『比陸軍的確實要複雜多了』，一位陸軍將官也承認。原來這個計劃必得和海軍陸軍的時間完全配合起來，半點差錯也不許有，因為和潮水都有關係的。

走下了海灘，部隊在那兒上了船，而顯出爭取時間最微妙的奇迹。海軍必須使指定的船隻開到指定的海灘和一定的位。陸軍在海港後的集合地點中，把連排等部隊分成三十人一組，每一組開上指定的艇上去。落後或等待是不成的；因為裝運三十人的時間，好久以前就用賽跑計時錶演習過，所以現在就固定地排定了。小艇必須把這三十人運到停在岸外指定的 L N I L 或 L C T 的登陸艇上去。

幾個月前，海軍協同了陸軍早就擬定這些較大的船隻在 D 日的裝運計劃。每一隻船都定了一個詳悉的裝運表：替第七十四後方醫務連裝運吉普車若干輛；武器裝運車若干

輛；士兵若干人；在船上某一部份裝運破壞海灘障礙物的工兵若干人；在船上另一部份裝運海軍爆炸手若干人，以備船隻不能靠時炸毀水底的障礙物。

每一位美軍士兵，一上船後就得到艾森豪爾將軍的一封信，報告他是這麼一回事——這再不演習了。而是真正的D日了。每一條登陸艇的船長都得到一幅他所登陸那一段海岸區域的詳圖。

海軍掃艦從海港中開出，在開往海峽中部特定的航線上巡弋，艦上帶有浮標，在月光下可以看得見，於是又在海峽中巡弋——好像拱衛在戰鬥艦和巡洋艦的泊碇所一樣。除此以外，另有一隊掃雷隊為運輸隊掃清一條通道。這一帶地區或者就展開大戰鬥的。這些艇艦中最後出現了節制艇，進攻時間一到，節制艇就要號令各批登陸艇衝進去。有些船隻雖然要在別的船隻出動前幾小時就要開出海上集合，不過每一條船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開進牠的航線（不論風浪情形如何）。

L (M) 登陸艇須靠本身的力量，駛進一定的運輸船旁，讓那時正在船欄等着的士兵爬上了船。一切都在黑暗中進行。所有的無線電都停下來。船與船間任何的聯絡都暫告中斷。

在途程中的情形可以從一位橫渡海峽的將軍來說明。這位將軍是坐着登陸艇H號離開英國的，這一隻登陸艇在Y時X分鐘的時候要開往運輸船停泊地區，並停在運船T號的左側之下，從那兒便把一隻LYVP（裝運車輛人員登陸艇）遞下來，其中還有這位

將軍本人使用的一輛吉普車。會合，台時，運載這一切都在黑暗中沒有阻撓地完成。那一位將軍指出，「在進軍前，各種詳細的事體，都寫明在命令中」。

他又這麼說因爲在進攻前許多詳細的節目已經寫明在命令中——許多數不清的細微事情都想到了，由幾位不辭勞怨的設計的幾千種計劃。所以歷史上最費大力的組織工作，才得順利地進行。大批的士兵和大批的配備在一定的時間內準確到達一定的地點，這一些都是空前的——這是由於累了辛勞設計的賜與。

醫生也加入戰鬥

彼得曼原作

在突尼西亞的醫院帳幕中的第三夜是壞透了。裏外運輸車輛的頻繁攪得誰也睡不着。陸軍第四十八外科醫院正在艾爾。基達後十二里，而當部隊增援和物資供應却像潮水樣湧到前方的時候，救護車從早到晚運到的傷兵而經過登記的就有四一六人。其中有八十六人須得施行緊急手術；其餘的經過檢查後，即送到得貝薩去。

隔了一會就有一位新來者掀起我們帳幕的掛帘，抬架床者在尋找一個空床位。在對面的門口，醫生們擁在要送上「餐車」的纏着綁帶的短期病人的面前。要到德貝薩的撤退醫院，還有一百哩行程——所有的道路都施行燈火管制——但是假如病人能受得住，那天夜裏都要遷移，因為軸心軍隊正在反攻，敵人在戰線上的數目是很大，火力也很熾烈。假如防禦線上的砲聲還不夠證明，你可以從帷幕的門口看出去，就看到一片白亮！——像在夏季地平線上的熾熱的閃電。

德國駕駛員企圖襲擊加佛薩公路下一里遠的兵器庫，但是我們却不能拿定他們的目標。有一次一個炸彈落下離醫院那麼近，醫院當地受了震動，紅焰射到了帳幕上，我看到一位女英雄的全景，她在照顧那些孩子們楞了一下，手裏在作皮下注射，把汗流浹背的待應生叫來：

「威里，我請求你頂好那盞燈再掛上一條毛巾。我覺得，他們要炸這間病房。」

當勤務兵威里答應之後，她就在朦朧中拿閃光燈注射嗎啡劑。病人在被褥下彎曲地躺着，於是我聽到她輕輕地說着：「孩子半分鐘，你就會好的」。

我現在真躊躇，要把那種景象描寫下來真怕給人家罵了太過於誇大，所有的病人——那個時候是二十四人——都張着眼睛，雖然平時就寢的時間就早已過去了。熱水罐底下的爐子還在燒着，牠的亮光射到木箱搭成的小閣子裏，在那兒雪爾小姐正在配方，消毒，配針線，頂上有棉花和紗布箱，血漿，硫磺劑，防腐劑，藥方，酒精和牙膏，鏝杯和體溫表，括鬚規和聖經。伸出我的左手，我就能摸得到這些東西。克勞森下士的氣化的消毒水用五加侖的汽油罐裝在那兒。

沒有人睡得着。完全清醒了，我注視着掩蔽着的燈光，打算把最近四十八小時中的事情追想一下。爲什麼我——一位非戰鬥員的軍事通訊員——會到這兒來？

年老的約翰，吉維曾勸我們三個人同到縱隊的前面一覽全景。吉維有一種奇特的理論，認爲在戰鬥前線比較安全。他說，砲彈常常從頭頂上掠過。

但是發生的事件，却不是這樣奇特的。六架米式機撲向我們來。我是最後一個從吉浦車上跳下來的，至於司機早已慌成一團，第一個躲人了十二尺深的乾溝裏去。我靠着幾個大圓石，臂打斷了，又受了很激烈的震蕩，使得我一時看不見東西。

溪谷裏每一座砲都在向天空開火，我打一個滾便坐起來，那隻失掉作用的胳膊便放

在我的膝上。我等着空襲的結束，沒有注意到全部的盧夫特華夫是不是來向那條特別的壕溝投彈。空襲結束後，我的同事把我扶上汽車——在這兒我住在第四十八外科醫院的第七號病房。頭兩天簡直等於兩個月，帳幕裏滿了又空的有二次。現在，在這個第三個夜裏——

外面，憲兵吹着他們的叫子，我們隨即聽到他們在喊叫「熄燈」！這就是說，有大隊飛機到來了，同時，高射砲的砲聲也加以證實了。我聽到喬治。蘇塞蘭的臥床上傳來的笑聲。喬治是一位魁梧的金髮的專科畢業學生，和當半裝甲卡車的司機，腹部有一道長疤痕，那是給砲彈的碎片打穿他的腸子攪出來的。他是從明那蘇達州來的，該州民以高大強壯見稱，所也他也受得住這種重傷。他說：「我的母親常常吩咐我要小心。我們現在該作些什麼？」

緊張鬆懈了。敵機已經飛走，少校醫生連頭都沒有抬起望一望，只顧把病人胸膛的創口塞進去，並倒些氧氣給他，又插入一一支曲管，把肺腔的血液導入血管中——他把血管叫作自動灌血器——終於站起來了，雖然憔悴工作却成功了。他的脈搏的跳動，也較爲粗強了。

我們自然覺得有點高興，但是我們却都倒下沉睡了。

十二天來的死傷，使我對於一座野戰外科醫院的內部情形，得作一個密切的觀察，

第四十八外科醫院，是從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戰的野戰醫院改組而成的，自從非洲登陸以來，就有特別光榮的史迹。牠曾受過阿爾日夫到卡薩林山隘那一段冬季消耗戰的試驗。在二月間牠曾和軸心縱隊玩過貓捕鼠的把戲，而在夜間一再的遷移。

從加佛薩撤退的那一夜是值得使人懷念的。那一夜中，德國的偵察坦克隊只在三哩後緊緊地追着，而第四十八院却帶着八百個病人在奔跑。隆美爾的部隊一口氣地追來，但是外科醫生却繼續施行手術。雖然醫院的帳幕震倒了，在敵機炸彈火花的閃爍下，救護車和大卡車仍在裝病人，這支隊伍於是在黑夜和泥淖中溜走了，牠的後衛是一輛由郝斯東醫師和七個醫生駕駛的坦克車。

這支隊伍那種自歎的風度，把一大羣傷兵由艾爾加達和麥克那斯營救出來是很適當不過的。第四十八院雖然有四十八位長官，五十七位護士，和二百七十三位應募人員，但是其中只有三位是受過訓練的技術人員。牠的兩個醫護隊，每隊有病床二百舖（第一隊成爲後方的梯隊，在後方公路線上四十五哩的地方）。帳幕有一百具，其中有幾副是三根杆子排成的馬戲棚型。小型帳幕住一個人，看護們在隊伍中則兩個人住一所帳幕。第四十八外科醫院院長是威來中校——現在是一位上校了。

「三月二十到四月九日之間，美國第二軍團在突尼亞亞南部一帶的活動，我們曾救治了五，二七一個病人，其中一，八四〇人則入住這一些病房」，他告訴我。「請記住，我們只收容那些受重傷而不能再向後方走動半步的人。我們所收容的全數傷兵，只損

失了五十七個，有十二個是從救護車上再搬下來才死掉」。

我看到軍醫所參加的戰鬥是永不會休止的。在艾爾加達戰爭最劇烈的時候，其中有十二人連着三天三夜就沒上過床，我看見穿着粗棉布的看護們白天或黑夜要值班十二小時，每一個人照顧一個帳棚裏的傷兵，有時候忙不過來不得不請求憲兵，救護車的司機，臨時的來客，甚至於能走動的病人來幫忙。我贊佩些應募而來的人員，他們作這種最爲髒污的工作，不會得到昇遷，也不會得到贊賞，却像醫生和看護那樣熱烈地工作。我看見那些從死亡手裏奪回來的生命。

舉個例說，第十六步兵師的兵士詹諾西利茲，腹膜炎已到了危險期。當他正藏在一個孤洞中的時候，一塊彈片炸裂他一段腸子。機關槍的火力又使救護者不敢來近，他整天就躺在那兒，直到了第二天。

「大約第二天晚上八點鐘」詹諾說，「我用來福槍當手杖一搖一拐地走了半哩地才到射擊兵陣地。在黑暗中他們幫助我又走另一哩路然後我才得到初步的救治，塗上一些硫磺劑。從一個流動的裏傷所那兒，救護車才能把我帶到這兒來」。

把他們壞疽侵入的結腸剪斷了四寸；然後威來上校就開始療治。他們替詹諾灌了許多鮮血。他們給他氧氣，給他硫酸氫。他們插入一根王氏管，一根橡皮蛇管和真空的裝置，以減輕腹部手術的苦痛，於是就等着他復原。在當我離開醫院之前，詹諾已經可吃燕麥粉了。

醫院內外的每一人，都得捐出鮮血以備瀉血之用。當他們所有的人都已经抽過血，感來上校再發出緊急的呼籲，於是五十一隊一隊的砲手，都願來作志願的輸血了。軍醫人員，救護車司機，工兵，看護，和憲兵都獻出了血。

但是，當戰爭將近勝利結束的時候，參謀部有時間回想的時候，第四十八外科醫院却沒得到軍團指揮官布來斯 (Rehns) 一級上將和阿奈斯特 (B. T. Arnest) 上校的表揚。大家都曉得，美軍第二軍團長二級上將皮頓 (S. Fattox) 當他這麼說：「這是不可能的！這種成就是不可能的」時候，就把個中情形全說出來了。

血染薩勒諾

雷諾德作

一點半鐘的時候，月亮就下去了，雖然只是半個月亮，但是在清朗的地中海的天空上，銀光四瀉，倒是引人入勝的。德國飛機曾在我們運輸航隊上盤旋了一點鐘。他們投下的照明彈，和月亮的光輝，把我們照出清楚的影子，我們射出了高射砲彈，他們也就讓我們通過了。但是當月亮已經完全落在西邊地平線以後，德國飛機就走開，而地中海現在就屬於我們的了。

我們所有各種的船艦，超過了七百隻，都朝着距那不勒斯約三十哩薩勒諾灣進發作第一次對歐洲大陸的進攻。而英國第八軍則在南邊登陸以誘敵，以便掩護我們真正的目的。

站在甲板上，我看得出在我兩旁，前面和後面各種船隻的黑影子，我們慢慢地移動着；唯一的聲響是平穩的衝水舐着船身的聲音。在船右的那一方，有巨大的黑影子雖不是完全，却已差不多消沒在蒼茫的夜色中，有人說：『哪，就是那兒』。於是我明白我們正在意大利海岸線外，而那些山嶺就在我們目的地的南邊，這是在D日H時到達的。幾個月來有好幾千人就爲了這個任務而受着訓練。

走下無線電話房中，頭上戴着耳機的人們坐在那兒，正和別的船隻通話，正像一隻

旗艦一樣，我們都控制了全部無線電通話。海軍一級上將赫威特在肯富漢海軍上將領導之下，負責指揮兩棲作戰部隊。他站在指揮塔上，甯靜地，安祥地向外看着。陸軍一級上將克拉克將軍，高個兒，臉兒像個小孩模樣，坐在陸軍指揮室中，準備着遭遇任何意外而改變計劃；假如登陸不能按照原定計劃進行的話，其改變程序也已經擬定了。

「我們向獅子嘴裏吐痰」，當我詢問我們成功的機會有多麼大的時候，克拉克上將困惑地回答。

現在差不多是日時了，有了一點聲音驚動了海港中的黑暗，以及那不可測的甯靜。我們曉得在我們周圍船隻上的駁艇，都在卸下來，那些 L C T（坦克登陸艇）和 L C I（步兵登陸艇）以及其他的小艇，都在向海灘慢慢地爬着。我們曉得一個美國師，已經到達 地的海灘，這些灘頭無線電房中已用「紅色」，「綠色」，黃色」，和「藍色」標示出來，這些地方約在我們之南四哩。

在遠處，我們聽到輕微的機聲。這給了我們一種安慰；我們曉得這是獵狩式戰鬥機，是昨夜間保護機的最大者，牠們的任務是阻攔敵機不讓牠們向我們來襲。

那是三時三十分，我們都屏息不敢作聲，希望一切都順利。但是沒有什麼意外——這是，第一件。看看我們的時間表，我們曉得第一批進攻部隊已經着陸了。現在，該輪到第二批了。從英國軍隊登陸那一方，海岸上有猛烈的火光在閃爍，我們曉得德國鬼已有準備而敵人的海岸大炮也在開火了。看到這種情形，十個鐘頭之前，意國人已經交出

了防綫。我們的海軍奉到除非受着攻擊而不得開火的命令。

在那方面我們有三隻巡洋艦。牠們在等着——但是並不等得太久。火焰修長的金指，從牠們的砲塔上伸出來了，砲彈向岸邊飛去，發怒地嘯叫，祇在十秒鐘之內，海岸的砲台便寂靜了。海軍已經完成其任務了。英國軍隊繼續其登陸的戰鬥。

美軍所登陸的地方，我們看到有使人担心的迹象。紅色的探準彈低低地射過來，在黑夜中發亮，於是曉得美國軍隊正撞到地獄了。

後來我們曉得在這個地區中，只在十二個鐘頭以前，德國人才代替了意國軍隊的，而現在我們便要 and 優秀的職業軍隊作戰了，人們圍坐在無線電機房中，候收報機告訴他們登陸發生的事件。

這一帶整個區域，在巨大的船隻運進來大批大砲和供應品之前必需加以掃清。在黑漆漆中，掃雷艦以絕大的困難執行牠們危險的任務。機鎗的火力同時掩護着灘頭，但是我們海軍的大砲却不能發射，因為恐怕傷害了自己的人。德國人讓我們第一批軍隊登陸用心狠毒是顯而見的。他們曉得第一批軍隊只帶些輕武器。站在甲板上，你想像得出那些孩子們登陸後就用鋼盔挖起散兵壕的情景。

各處登陸地點傳來的消息，都是不變的不吉利的辭句「加強攻擊」，

「總指揮處」，我們船上喊着。敵機已被發覺了。牠們到此並不太遠。我們沒有聽到牠們的聲響，但是有四個紅的和黃的可愛的照明彈，在一片漆黑的天空中照耀着。道

些「吊空照明彈」懸掛在我們頂上二千英尺的高空中，我們都咒着牠們，因為我們都有點害怕。在我們的左側大約二哩的地方，我們的高射砲彈劃成一道燦爛的紅色弧線就射到高空去。高射砲彈由左右兩方作均齊的圓形的發射，當中是發亮的吊空照明彈，就整個情形來說，很像耀煌華麗的聖誕樹。

和我們平行的那一隊軍艦開始開火，像成千成萬的紅色，黃色偶然也有紫色的箭頭，排成有一哩長，刺向天空去。大砲的聲響幾乎沒有人聽得出，這一道流動的光牆，對於感官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把夜也撕得個粉碎。炸彈投下了是那麼近，使人總要向後倒，在幾乎中的的衝擊中，我們的船震蕩了兩次。

這是在地獄中的一點鐘，於是幽暗的大紅色，爬上了灘頭背後參差的峯頂上，而當來襲的敵機離去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現在曙光塗染了山峯並投入了海港，於是我們就能看到戰場的全景。美軍已在雪白的沙灘上登陸，而在灘頭的後面，展開了三哩長繁密的矮林——良好的坦克的掩護地，而在山脚的斜坡上長了一片草綠，只在崎嶇險峻的地方才是棕色而成爲不毛之地。

忽然地一隻港外的巡洋艦，向我們右邊灘頭，開了六寸口徑的排砲。我拿起望遠鏡對着岸上看。我望了一下，想找美國的軍隊。在那兒一個也看不到，只有五輛坦克車排成一列，出現在用「黃色」表示的灘頭上，但是牠們不是美國的坦克車。大砲又發射了，那幾輛坦克就消失在烟焰中，六寸口徑砲又開了兩次。

岸上的烟焰一消失，四輛坦克車便斜斜地靠向一邊，其中三輛在燃燒。第四輛開走了。另一次排砲也牠打毀了。我們的軍用地圖，向我們指出在海岸後的一哩有一條平行的鐵道。這些大約是架設在車卡上的鐵路大砲，對準我們的軍隊和正向陸地爬上的坦克登陸艇轟擊。現在，那一部分地雷區已經掃清了。巡洋艦一分鐘也沒有放鬆。牠所有的大砲都一齊響了，於是有一團螺旋狀的濃烟在鐵路大砲所在地的上空，慢慢地散開。這一次和西西里島的進攻都得力於海軍偵探在海岸上指示海軍特別犀利的火力以目標。

現在太陽爬得更高了。你隨便向那一個方向看，不會不看到五十隻船艦的，那些巨大的軍隊運輸艦原來曾是華麗的定期航行的船隻。牠們在等待着地雷的掃清。這兒有巡洋艦，驅逐艦，小型砲艦，平底運輸船，莽撞的魚 摩托艇，以及各種登陸小艇，和迅捷的傳令艇。

我走進無線電報房裏去，等着收報機的報告，有一道情報從美兵登陸的灘頭發回來。

「三八六號 L S T 中雷，已登岸。左側有一大洞但尚能行駛。死三人傷七人。三七五號 L S T 正在登岸，中彈燃燒，死四人傷四十八人，小機件毀損。」

消息不斷地傳來。但是沒有一個使人興奮，當收報機傳出「在灘頭何處放置我們的屍體？」的時候，大家都停止談話了。

船上每一個人現在感得稍爲沉重了。

現在六點三十分了，空氣柔和，天空清朝，只在敵機來襲的時候，我們的高射砲彈才在高空爆炸了團團的黑烟使天空成爲一片豆疤。

美國軍隊的主力被迫拖延了登陸期間，因爲發現了一片廣大的地雷區，正在海灘外的淺水中。美軍進攻部隊按着原定計劃登陸，但是他們只能坐着小型的LCI登陸，這些小艇就在地雷區一掠而過。載運坦克，軍火，平射砲和供應品的大型LST須等這一條相當寬闊的通道掃清之後。同時，岸上的兵士們也正在清道。他們挖壕據守，以保存他們的生命。用你的小迫擊砲，來福槍和手榴彈是無從抵抗坦克車和在高地上據壘固守的裝有八八式大砲的敵人的坦克車。

現在，魚雷區域已經掃清，從左側的甲板上我們看到巨船排成長列，向岸上駛去，我們就覺得輕鬆得多了。在一點鐘之內，我們的平射砲就會搬到岸上；我們流動醫院也要開始治療工作，而在岸上的孩子們終於也得到及時救治的機會，進攻的第一個原則是「建立你的橋頭堡」。除非你完成了這一項工作，你是不能實行攻擊的。

夜落在海灣上，二十四哩長的整個戰場，忽然間彷彿一個人給一張毯子，由上面蓋下一樣。這兒也像在地中海上一樣。

敵機整夜在我們的頂上盤旋，現在，又是第二黎明了，用軍事術語來說是D加一日。

那一夜也是頂苦的一夜。夜中我們發過四次警報，自然；這等於說誰也沒有睡過。

我們的船艙上發過四次紅色的疾奔的探準彈，劃破那遼闊的沉沉的黑夜。死纏的盧特瓦夫機，向我們這些暴露的目標投下牠所有的一切。這是苦難的一夜，人人都感到疲乏感到挨打而沒有還手的機會。

天亮的時候，在我們不及一百碼外的地方，我們看到使人吃驚的潛水艇的行蹤。這是一艘前來投降的意大利潛水艇。那位隊長從我們的桅杆上曾看到海軍上將的旗幟在招展，就直向我們駛來而停在我們旁邊。牠扣在我們的左舷，穿着藍褲白底衫的水手，好奇地望着我們。一條小狗在潛艇的小甲板上快活地吠着，我上了艇，遇見了隊長。他是一位二十四歲的那不勒斯的市民，說的英語還過得去。她很高興意大利加入我們這一邊。

無線電屏得到的消息仍未見佳。我們佔領一個鄰近薩勒諾的空軍站。一架噴火機降落到那兒，但剛一停下，山地的德國大砲八八式砲彈便把牠打毀。我們掩護空中的飛機，仍得由一八〇哩外的西西里島飛來；整個戰鬥頗似又來了一次加里波里戰役，這必須匍匐冒死前進，否則我會全被趕出來，因為德軍佔有高地，而向我發射劇烈的砲火，所以我們傷亡很大。

現在。人們是一幅憔悴的容顏，愛吵愛鬧，神經興奮。你只能夠受得這麼多的轟擊，那麼現在都受夠了。

只是克拉克將軍保持着他的甯靜，他的好脾氣，但是我們曉得在船上沒有一個人再

在他還要苦痛。他曾經訓練過這第五軍。他曾經指派過這一軍的指揮官，這一軍現在正要登陸作戰，而他却留在我們這隻兵艦上指揮全盤作戰。

羅馬路上的苦役

班頓原作

在東方維蘇威火山頂上，對着幽暗的，滴瀝的天空在冒着烟，德軍曾經過這條路撤退，在火山與海面間，他們狼狽地撤退到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之外；他們炸毀了橋樑，破壞了公路，在地面上埋下了地雷。我們的俯衝轟炸也在這條路上盤旋，街道上堆滿了破破爛爛的廢物阻礙着交通，這是我們從遊戲競技早就曉得的把戲；假如你想把唯一撤退的道路塞滿了磚石和混凝土的障礙物，同時德國人却要挖出一條通道，因此你要儘快地一再填塞，那麼你就會迫令他們拋去了配備，因為在這些廢物堆的障礙物中，牠們是沒有轉灣的餘地的。

在他們撤退中，爲了要阻撓我們，那些德國人在公路上炸開了大洞，炸毀了更多的房屋，在少數要道上立了混凝土的障礙物除非在這種澈底的破壞中清出一條可以通行吉浦的道路，美國軍隊只有耐煩地等着，而在這個時候德國人却收拾他們貴重的武器撤退到一個新的山脊上。

美國的高級官員，看到這種極其雜亂的情形，估計須得二十四甚至四十八時的清理，運輸車輛才能開過向前追蹤敵人。但是戰鬥的美國工兵，在那那不勒斯的路上，只須八個鐘頭便理出一條單邊通行的小路；而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巨大的砲車就可二輛同時滾

滾而過了。

這種罕有的速率使得許多目擊的美國人都驚喜不置，而使得德國人都沮喪落胆。但是這些戰鬥的工兵，槍聲一起就要癡望着人家。比如說，步兵吧，從風箱谷或其附近，丘八們就把工兵們揶揄地叫做「苦力」。更大的嘲弄甚至把他們叫做非戰鬥員，下級的挖溝人，修路人，以及諸如此類的用背不用腦的人。在許多酒店中，步兵們常常這樣唱着，『工兵們有毛茸茸的耳朵……他們不能舐着步兵千年萬年那麼多』。

但是現在這一切全改變了。兵士們看到戰鬥的工兵先登血流般地的薩勒諾海岸，而在地雷區中清出一條道路，看到工兵們在搭橋，在通過可怕的障礙物，看到工兵們在生死的苦戰中和他們並肩而進。戰鬥的工兵是些最可貴的清道的使女，所以步兵們現在對他們都有好感而當作同志來看待，因為從突尼西亞直到意大利半島這一段可怕的遠敵的途程上，每一尺每寸都仰賴於工兵優秀的工作。

在戰鬥中——至少在意大利印西西里島的戰鬥中——有人把牠叫作工兵的戰爭。在這種戰爭，戰鬥工兵曾使德軍大為驚訝不置，有時候，由於工兵創造了不可能的難於置信的速率而使得德國人目瞪口呆。德國人特別由於估計美國戰鬥工兵的錯誤，不得不把他們希望保守的重要防綫作為償付的代價。總之，美國的戰鬥工兵已用一種秘密武器在所有的接觸中給德軍以嚴重的打擊了。

要把戰鬥的工兵的活動情形向你們敘述，頂好是把紐約州，楊格斯鎮的科索利克准

尉和他所領導的第一工兵連中的一小隊。我第一次見到科索利克和他的部下是在西西里島另一個火山——埃特納——的斜坡上。前面是炸得粉碎的蘭達索城，埋滿了黑色的溶岩和腐爛的屍體，公路上則廢物堆積如山，並埋有地雷。

魁梧的科索利克揮動巨拳並打着笑臉叫我停止吉浦車。「頂好由這邊去」，他勸我。「我們還沒有完全清除路上的地雷，這種黑石頭是從火山口噴出來的，帶有鐵礦的性質，使得我們的探雷計盡失了效用」。當我走上安全的支路的時候，他又加了解釋，「這還是第一次，我們不能夠保證公路上沒有地雷，但是，誰又想得到要在火山的周圍作戰」？

無論如何，在相當時間後，已經理出一條經過地雷區域的安全小路。科索利克的小隊已經清理過碎石的公路。有二個砲彈突然地爆炸了。一架機關槍猛掃了過來，子彈在公路上嘟嘟價價，你會看到德軍挖開了土瀝青放下一個地雷，於是又把那一塊土瀝青蓋在原來的那一個小洞上。在壕溝中和支路上，地雷埋在赭色的泥土中更巧妙。爲了此，掃雷隊簡直是要步步提防。

但是今天安置地雷並不是一個唯一的問題。德國人還有許多關於地雷的詭計。德勒地雷平常是對付坦克和汽車的，大約受三百磅的壓力就要爆炸，德國國人是講效果的軍隊，花費十一磅 TNT 火藥去炸死一個兵士，他們認爲是最不值得的。因此，在德勒地雷之下，他們又埋了另外一個——小爆炸雷。這種小爆炸雷——也叫 S 式地雷是——

圓形的大約六英寸大，踩著的時候，就從地下爆炸出來。牠一爆炸，就在二百碼內射出三百顆鋼彈，撞着的人就會致命。這一支工兵小隊，不但要肅清大型的德製地雷；他們也得把S式地雷使其失掉作用。

舉一例來說，科索利克走到公路上，用刺刀去探察一個地雷。忽然間，順着公路就有一架機關槍唧唧地開過來，他立刻臥平在地上，他覺得受到沉重的一打，差不多打掉他的脖子。一顆子彈打中他的鋼盔的前頭，燒掉了他的頭髮，而在鋼盔後，又把他的腦杓打破了八分寬的一小條。

一個人受了這種震蕩後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復原那是應該得到人家的體諒的。特別是當他的一個伙伴受傷而跌倒在他旁邊的時候。但是科索利克具有高度的責任感。所有地雷他認為必須清除。他躺在壕溝中，直等到火光已經消滅。於是帶着他的伙伴，他奔出去，繼續觀察地雷，火氣太熱了，就把頭像個鴨子樣護起來。最後，道路終於掃清了，只是另外有一個人受傷。吉浦車，大汽車，和大砲車在灰塵中滾滾而過。一兩天後，科索利克和他的伙伴都很高興地看到大汽車和大砲，軍用品和糧食源源運到，掃蕩而進的美國軍隊，使德國人大吃一驚不得不棄甲曳兵而走。

科索利克的隊伍也是第一批在加拉登陸的。他們有許多的重要的任務要完成，戰鬥工兵是首先登陸的，因為他們必須把埋在沙灘和岸邊的地雷挖出來，而在地雷區中清出一條安全的小路以備步兵的進攻。

科索利克的上司卡拉少校，那一天簡直得不可開交。德國米式戰鬥轟炸機沿着加拉海岸成羣結隊地飛起來，而我們掩護的戰鬥機却從馬爾他和實尼西亞飛來。須得保護的地方又很廣。德軍據着洞口，砲彈像暴雨樣向船艦部隊和裝備轟過來。

最感到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可以給美國戰鬥機降落的就地的基地，去攔阻敵人這種的轟擊。傘兵隊奉命去攻佔奧利維亞飛機場，但是在高空却給風吹散了。可是飛機場仍爲我們所佔領。牠可以應用嗎？卡拉和克勞萊上尉負責去巡視飛機場，並修復應用。爲了要趕到奧利維亞，在德國馬克4式坦克車的襲擊下他們從公路上駕車而過。但是每點鐘走五十哩的吉浦車是一個困難的目標。德國人向他們追擊，但是沒有中的。

卡拉看到飛機場並沒有損毀，只有幾個彈洞，一架填土機一點鐘內就可以填平。這一個引起他的猜疑。他再作仔細的觀察，當他發現飛機場中埋有一百多個五百磅的炸彈的時候，他簡直冷了半截。這些炸彈裝有一根鉛管。這是一種細長的管子，一半裝滿了三硝基酸，另一半則裝着硫酸，其中則用一塊銅片隔開。硫酸按一定的速率銷蝕了銅片，於是那一百多個炸彈就驚天震地的爆發起來，炸毀了機場。卡拉和克勞萊他們在忙亂中趕得滿身大汗。他們剛剛趕上了時間，再遲一刻就來不及了。美國戰鬥機在那一天下午就利用了那座飛機場，而卸下大砲和巨量裝備的人們，也就覺得安寧得多了。

戰鬥工兵一個頂重要的任務是出發正在作戰的前方，觀察所有的道路，並決定這些道路所能擔負的運輸量和頂好的道路有多少條，陸軍指揮官的全部進攻計劃就以這種翔

實的情報爲基礎的。

把德軍趕出西西里和薩勒諾的是靠着戰鬥的工兵修造炸毀的橋樑和清除巨大的地雷區的速率。德國人很自信他們在整個冬天中，會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站得住脚，意國既對他們合作，而山間成羣成列的自然的堡壘又大可利用。山脈由海邊伸展而起，一排高過一排地，宛然是一座巨大的樓梯，你最後須走上雲端去作戰。德軍所退守的每一個陣地總要比他們所放棄的更堅強了一些。

自然，橋樑是有很多的，比如在山地上一條狹小如帶的公路上，五哩長就有七座之多。在科索利克那條線上就有一百多座橋樑，公路也在崎嶇的山坡上蜿蜒而上，而在其側憑臨千呎的深淵。於是德國人澈底地炸毀了每一座橋樑，使其無從修理。走經懸崖上的公路，他們也破壞了路面，使其墜入千尺的深壑。

他們埋下二萬或三萬個地雷，然後撤退到第二排更高的山頂上去。在那兒他們希望有充分的時間去挖壕塹並準備反攻。當我們的步兵追蹤前進的時候，他們打算在我們的大砲和供應品尚未通過這些障礙物而增援之前，便把這些步兵打得一個落花流水。這種策略，自然以德國人對於這些障礙所阻延我們的大砲和大卡車的時間之估計爲基礎的。德國人曉得他們自己的工具，平常要費多長時間才能夠修葺完好。這是一種嚴重的錯誤，這種錯誤便使他們永遠不可救藥了。

這種巨大的填土機在峽谷的河床上圍着毀壞的橋身填平了一道土壩。牠們在另一頭

築起公路來。這並不像德國人所估計的那樣，須得二十四小時才能完工，而只須六點鐘。有時候，只需四小時。

沮喪的德國軍隊，他們的時間表顛倒錯亂了，於是在機場和營地開始埋藏地雷。科索利克那支小隊所挖起的地雷有一萬個德國人砍倒大樹，橫攔在公路上，又在葉子裏藏着地雷。他們在房子裏和後院中，在每一條小徑和公路上，在田野和果園中都埋下地雷，所以除非經過檢查的地面，沒有一步是安全的。

所有這一些是我們坐在一棵橄欖樹的蔭影下等待公路上的地雷掃清和通達蘭達索的公路修妥的時候科索利克告訴我的。

現在，科索利克告訴我我可以慢慢地向前走了——假是我是站在路的中間的話。

我說，「科索利克，我有許多次駕駛吉浦車奔往前線的時候，我簡直把我的生命當作賭注，那時候你總是高興這麼指點我，「路面突起部分每邊四呎的地方，地雷已經清除」。你從來不騙人，也從不大意。假如這些火山的岩石不玩弄你，我能夠平安回到卡薩利亞，我一定一篇文章獻給你們這些戰鬥工兵的工作」。

附註：這就是那篇文章

戰後憑弔羅尼河

馬特薩斯原作

航艦——艦上 九月二日法國報導——德軍第十九軍撤退至羅尼河後，如何爲我軍所俘獲，並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地方內，損失了前此所未曾有過的大部的物資，那是這次戰爭中的一篇傑作。陸空混合作戰戰術的研究者，可以從這個實例中學得了戰爭到底該如何去進行。

第十二空軍戰隊，指揮官戈登·薩維爾少將，他今天和我們同機飛過蒙塔利馬爾到利佛龍的劫後燒殺的航線，而把牠叫做「這總算是作到預期的——一個實例了」。在一塊長約二十哩的地方，五天之內就毀了二·〇〇〇輛車輛。今天破曉，我們從羅馬乘坐飛機，要在士兵們把德軍斷脰殘骸清除之前。去考察德軍那片焦爛的殘迹。

這兒所發生的事件，並不是偶然的。二級上將巴基將軍和薩維爾將軍定下了計劃，海軍航艦的「海火」機和「野貓」機則加以大轟炸。

這是和一般的戰略配合起來的作戰計劃？爲了避免洩露以外，除非到了D日是不會開始實行的。到了那一天，西斯特隆的橋樑被截斷，德軍受了封鎖便不能迅速向灘頭陣地增援。同日下午，羅尼河上各處的橋樑也遭轟炸。從羅尼河河口一直往里昂這一段河道，不論在什麼地方，一輛卡車要從這一邊渡過那一邊在今天都是不可能的。這種工作

，大半賴於中型炸彈，並得到少數重磅炸彈的幫助。

羅尼河口附近的德軍，受着力逐漸縮小其防區。有些曾企圖於橋樑被截斷前渡過東岸，或乘小船渡河。其餘的於美軍閃擊前進經過士倫和馬賽之前就被迫向後撤退了。第十九軍沿着羅尼河的公路向北撤退，因此美軍主要的目的就要盡可能地消滅該軍之最大量。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美軍縱隊曾向北掃蕩前進而達格累諾布爾。

巴基和薩維爾兩位將軍同坐下來，估計逃竄的德軍所採用的方法和所需要的時間會達到某一個假定的地點。他們的戰略是封鎖德軍的交通線，迫令他們結集在某一個地點上，然後把他們加以殲滅。

巴薩二氏所選擇的地點是杜羅姆河和羅尼河會合處的利佛薩。戰略空軍把杜羅姆河上的橋樑炸毀，又用兩天半的工夫把像望遠鏡集中焦點那樣逐漸結集起來的德國縱隊加以痛擊。閃電機，海火機，野貓機完成了這個痛擊的任務。

同時，一支帶有六個大隊砲兵的步兵縱隊，迅速開過格累諾布爾而在利佛薩的高地上建立起陣地來。當德軍被迫撤至羅尼河岸和那個高地的狹長地帶之間的時候，高地上那塊小平原對於作戰活動是再適當不過的了。於是惡戰開始了——這也許是從來沒有過的一場惡戰。

美國步兵據守一條固定不動的甬兵線，向企圖衝過來的德軍掃射。德軍顯然還不曉得他們正和哪些人打戰，因為德軍俘虜承認他們以為遭遇着的只是得到增援的法國愛國

份子，直到後來他們失掉了他們所有的一切之後才曉得是美軍。

這是歐洲戰爭中一場空前的大搏鬥。然而在戰略上說仍有一個弱點，那就是我們所使用的地面部隊較弱於德國的地面部隊，因為他們向北推進的就有兩師軍隊，而且在性質上說，美軍是處於守勢的地位，德軍却可以結集全力以壓倒的壓力實行突破。關於這一點，我們會想得到的，他們許多人曾經這麼作過——但是他們這一次大半都是徒步的。留在他們後面的大批燒毀的堆塞着的車輛和人馬的屍體，這些東西從蒙塔利馬爾到利佛薩的路上差不多就沒有間斷過。

我們今天所飛過的是一條怕人的毀滅之路。屠殺的路線是以蒙塔利馬爾為起點。我們順着公路掠過，飛得只有樹頂那麼高。燒毀的汽車像廢鐵樣雜亂地堆積着。死馬躺在修整的田畝上，法國人就把牠們掩埋了。鐵路卡車的殘骸，仍然聳立在那兒，而在軌道的旁邊，不時出現毀壞了的七門相連的十四吋口徑的鐵路巨砲，這些巨砲就在五日來的應戰中給打毀的。

杜羅姆河正在利佛隆之北以九十度的角度，橫斷了公路。這是這一次戰爭中一個著名的地方，因為就在那兒，公路被封閉起來，截攔了逃竄的德軍。聯絡南岸公路的橋樑，大約有三分之一被炸毀。卡車像破爛的玩具一樣，撒落在幾乎乾涸的河床上。

我們再到瓦稜斯之南的鐵路車場，那兒我們又真到所完成的另一個完全的有效的實例。成千成萬的車卡聚集在那兒，但是每一輛都已經打毀或者不能開動。

我們停落在一個機場上，這是昨天才攻佔而今天才做初次利用的機場。美軍的空軍官兵和空軍現在已有豐富的經驗，攻佔任何一個機場，最多只須五天便能利用該飛機場，這就是爲什麼美軍在羅馬的活動，有些人不大恰當地叫做「鏟土戰鬥」。正如薩維爾將軍所指出，因爲來了這一批德國人，並不是善於作批護的原故。他說：「我以爲應該把牠叫做『打樁戰鬥』才對。」

突 破

恩尼·派爾著

在將來歷史家們一定會爲這些諾曼第的混亂日子起一個名字，比得上第一次大戰裏的「聖米契爾大戰」與「繆斯——阿貢大戰」，但是對於我們當時在場的人們，我們祇知道叫它做「突破」。我們那些記者都已經感覺到事情就要出現。當時有許多小動作，對於有戰爭經驗的記者都暗示着重大的發展即將來臨。於是有一天傍晚，法境的美軍總指揮布萊得雷中將突然走到我們的帳幕裏，告訴我們那即來的戰事。他說，祇要有一個上午能有三小時的良好飛行天氣，那天就要開始進攻。

我們都高興聽見這個消息。一切的記者，兵士與軍官對於布萊得雷將軍的信心都可以說是無以復加的。如果他認爲攻擊的準備已經完成，我們都是承認的。將軍告訴我們攻擊的地點將在聖羅以西的一條長五哩的前線上。在那短短的前線上，我們將使用三個步兵師的力量，並肩前進，緊跟在他們的後面還有一個步兵師同兩個裝甲師。突破成功之後，裝甲師就衝過去，衝到敵人後方數哩之處，然後向右轉攻抵海岸，希望把那一區域裏的德軍全部予以切斷與包圍。攻擊部隊的左右兩翼則保持原有形勢，以防德軍去馳援。

攻勢開始時的第一個節目是使用一千八百架飛機不停的把敵人轟炸兩小時——這是

支持陸軍的空前巨大的空軍陣容，空軍第一批是俯衝轟炸機，然後是四引擎重型轟炸機，然後是中型機，然後再一批俯衝機，然後步兵才出動，天空中由戰鬥機掩護，這個計劃聽起來就夠令人神往的了，布萊得雷本人沒有告訴我們這就是那總攻擊的前始。可是別的軍官却向我們說了。他們說：「進攻目標是無止境的。時候到了。這就是那大突破」。

在戰爭中每一個人都各有其貢獻，不論他的職位多麼小與位置多麼遠。但是在前線上做突破攻擊時，我覺得却有四種部隊特別重要，其重要性可說是無分軒輊，其中不論那一種部隊，若無其它三種的支持都無法完成其任務，它們那種合作無間的情形真是精確而美觀，這一點又不得不希功其全部員兵各盡責任及布萊得雷將軍的籌劃之功了。這四種部隊乃是：空軍，坦克隊，砲兵及步兵。

我去參加步兵，因為這是我的老行道，同時因為我懷疑坦克部隊藉着它那特殊裝備，會搶去步兵的功名。我去參加步兵第四師，因為它是最前線的三個師的位居中央的一個，因之在進攻時也就是位居最前，在我出發上前線的第二天晚上，我睡在師部的一張很舒服的床上，我在這裏第一次遇見第四師師長巴吞少將，他仍是一位慈祥的深思的善良的軍人，第二天晚上我住在離前綫不遠的一個搖擺不定的法國農舍的骯髒地板上，附近都是死牛身上發出來的臭氣，令我半夜無法安眠。第三天晚上我離前綫更近了，我睡在一個菓園裏的地上，挖了一個合身的土坑，免得被那八八公釐的砲彈打着。在第二天

，天氣變晴了，攻擊便於是日開始。日歷上寫着七月二十五日。

如果你還有把七月二十五日記下來，我勸你立刻就記。至少也在你心裏。因為我暗地相信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乃是這次大戰史中很重要的一個日子。在這一天的我們開始衝出那有限的諾曼第區域，從這一天起我們的陣地便不再是灘頭陣地而是以法國全境為目的的大戰場。自茲之後，一切被敵人消滅或被逼退至海上的威脅都已不存在了，命運，天氣或敵人再也不能給我們致命的打擊；自那天起，未來所能給我們的祇有不斷增加的力量及勝利。

在那歷史性的時期，我在前線上與我們的士兵足足在一起生活了五天五夜。攻擊於正午的大白天裏開始，不似小說裏所喜歡描寫的從天光乍明的時候開始，因為天氣惡劣不能飛行，攻擊令被拖了好幾天，一直到最後一天的早餐時間我們還不知道當天是否發動。等到命令下來說決定在當天進攻時，我們這一支軍隊的各團指揮官員便急急的被召集在一起，把作戰計劃做最後一次檢討，每一個人都有一張油印的前線區域圖，精確的指出轟炸他們面前的敵軍陣地的是何類何型的飛機，另外一張油印文件上載滿了有關於這次總攻的一切特需命令。

軍官們有些站着有些坐着，在一家法國貧農的菓園裏圍成了一個圈子。那些法國人早不知去向了。前面的石牆已經被炸彈打垮，在菓園也到處是彈坑與被砲火擊毀的斷枝殘幹。有幾個兵在頭一天晚上睡右農舍的頂層小屋裏，到了半夜地板忽然塌了下來把他

們的魂都嚇掉了，草地上還有不少小鷄同兔子，許多死牛倒在附近。

有一位師部的上校立在圈子中央，把作戰命令詳細的讀着。團長們各自在他們的本子上摘錄要點。

這時巴吞將軍來了。上校喊「立正！」每一個都筆挺的立起來，聽將軍喊道「少息」。有一個小兵跑到貨車那邊去拿了一張帆布摺橙來請將軍坐下。他坐在那裏靜聽上校結束他的報告。然後他走到圈子中央開始發言。他一面講話一面望着大家，他的講話並不長。他的大意是說：「這是美國軍隊裏最精銳的一師。這是在第一次大戰時最後離開法國的一個師，而且也是這次大戰中最先登陸法國的一個師，在諾曼第戰役中，這一師始終是這一軍的最先鋒，這一次攻擊也是它做先鋒。許多年來這乃是我的師，我所以對你們特感親切，而且也非常得意」。

將軍的臉上真是研究感情表現的好地方。他的臉上完全是誠懇與深入的感情，眼睛放射着溫熱的光。巴吞將軍乃是個富有感情的人物，戰爭的悲劇，無論是他自己的還是別人的，都令他深感苦痛。最後他幾乎顫不成聲，至少我也覺得咽喉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他結尾時說，「完了。上帝祝福你們，給你們好運。」

於是我便散了，我跟着二位團長走。由於戰地電話，無線電及聯絡官的活動，即便是前線上最小的單位都已經知道就開始進攻了。可是此時距離轟轟機的出現尚有一小時，距離步兵出動尚有三小時。這時步兵無事可做便祇有把他們的坑掘得深點來等待

，前線上一切的活動完全停止，到處是無邊的沉靜，正待暴風雨的爆發。

第一批飛機於上午十時正以前幾分鐘飛臨上空，這是由戰鬥機及俯衝機混合編成的機隊。它們的目標是我們面前的斜行的大路口，它們祇能轟炸大路的彼方，我們最前線的士兵已經從大路邊上後退了幾百碼。這區裏的每一個人都絕對不許離開他的狐洞，因為在高空飛行的轟炸機時常會於無意中看錯目標的。

我們這一帶前線全是平原同高大的樹木，竟沒有一個較高的地勢，如小山頭或房屋之類，可資我瞭望轟炸全景之用，似在意大利及西西里一樣。所以到處都是一樣，除非一個人肯坐在轟炸目標上面。我以前有過距離太近的經歷，幾乎送了性命，所以我這次便與自己妥協了，挑選了一個距離最前線八百碼的農家小院。可是在那兩小時還未度過之前，我真是無一不肯犧牲，祇要我能再退後八百碼去。

我們的前線的彩色布條放在地上做爲記號，然後再沿着布條燃放彩色的烟幕以指示轟炸機的投彈人員。俯衝機的炸彈投得正好。我們站在那裏看它們幾乎成爲直線的衝下來。它們的炸彈落在我們前面的半哩處。它們是成羣飛來的，從四面八方都有，時間計算得準極了，一批接着一批。我們極目四望到處都有衝下來的或飛上去的飛機，或是是傾斜的或者是盤旋的，在我們的頭頂上不停的盤旋，等着輪到它們的次序。

天空中充滿了炸彈的爆炸聲，機槍的掃射聲及機翼的飛馳聲。一切都是迅速而兇猛，可是非常的清晰。於是一種新的聲音慢慢的傳進了我們的耳鼓，這是一種深沉的單調

而悶人的聲音，似昭示天地末日之來臨一樣，這是重型轟炸機隊，它們從我們的頭頂上飛來，先是遠空中成個小點。我們看見它們凝成小小的黑團，都無法數清架數。它們的來勢慢得怕人；它們漸漸的近了，我們看得見它們是十二架一組，三架一小組，一直到邊都望不斷。然後約七十架一組的大編隊來了。它們前後相距也許是二哩，也許是十哩，我不知道。可是我却知道它們一批又一批的來個不完，我想它們永遠不會完，至於德國人的觀感如何，我真是無法想透。

它們在天上遲緩而用心的飛過。我從來沒有見過有一種風暴，一種機器，或人類的任何一種決心似它們這種毫無情面的樣子。我心裏不禁覺得即使上帝本人出面，伸出了兩手在天空上請求它們飛回，它們也都將無力那樣做。

我同另外幾個人站在一家石砌的農房後面，到處都是散兵壕，還有一間鉛皮頂的地下室，在附近。可是我們都被天上的景緻迷住了，誰也沒有想到要鑽進狐洞裏去。

第一批大機羣正在頭頂飛過，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又來了。我們將兩腳叉開，仰頭向天上看，把鋼盔都仰掉了。我們把兩手攏在眼睛上，同望遠鏡一樣，以便能看得更清楚些。這時炸彈開始落了。它們最初同玉米粒的爆裂一樣，然後立刻的便似驚濤駭浪，怒潮突發，好像要把我們面前的世界整個都毀了似的。從那時起，足足繼續了一小時有半，可以說整個世界都炸翻了身，炸彈同兩點一般落下，被它們攪起來的濃烟與灰塵，似一堵高牆，壁立在空中。烟塵從空氣中漸漸向我們這邊飄來，飄進了小菓園，飄進了

我們的鼻孔。白晝都因之逐漸暗了下來。這時一切全是亂糟糟一大團的聲音。個別的聲音已經不存在了。天上發動機的嚮聲，地上炸彈的聲音把宇宙之間聲音的空間全佔據了。我們這方面的大砲已經在四周怒放了，可是我們幾乎全聽不到。”

德國人方面已經開始用重高射砲射擊。成千上百的黑烟團佈滿在天空，烟團與飛機都無法分出。突然有人喊道說有一架飛機起火了。是的，我們都看見了。在它後面拖着一哩長的黑烟。當我們在望時，突然有一片火把它整個都燒着了。從機頭到機尾，它一下子都消失在火焰裏，它就慢慢的傾斜下來，在天上打着大大的圈子，先向這邊，再向那邊，有韻節的，優美的似在慢步華爾滋舞一樣。然後突然的它似乎改變了心腸，它向上爬了，愈來愈直，也愈來愈慢，最後它竟似乎停在自己所發出的黑烟柱的頂端。然後一樣的遲慢，它翻過身來向地面墜下——似一隻黑羽箭前面是火焰的金色箭頭——消失在樹林背後，但是在它還沒有落地時，已經有人在喊：「又一架冒烟了——還有一架。」其中有些人跳傘出來。有些飛機裏沒有人跳傘。有一具傘套在機尾上。手持望遠鏡的人們可以看見那個人天上盡力使他的傘脫離機尾，可是一陣火焰襲來，一個小黑點，孤伶伶的從高空落了下來。

在那全部時間裏，天頂上都佈滿了偉大的機羣，不斷的向前飛行，看來什麼都不在心上。什麼都不能吸引它們的注意。它們就是一個勁兒前進，慢慢的，聲音怕人得很，好像它們專門看着遠處的目標，當中的距離全不理睬。上帝啊，我們多麼羨慕天上的那

些人，同時又爲那些摔下來的多麼難過啊！

戰爭的景緻有時真能迷人，令人們都忘記了自身的危險。當我們向天上望個不停時，我們的那一小組兵士便遇到了這樣的事，因爲那種悠閑欣賞的時間並不長。當我們在望時，我們突然想到了炸彈震起的烟塵正在一陣接一陣的向我們這邊飄來，並沒有似計劃中所云，向前面吹。接着我們突然驚悉，天上的那些飛機全不知道我們在這裏，正在向烟塵所在瞄準投彈，而一陣輕風正在把煙塵吹向我們這裏來！我們突然被一種不可描述的恐怕所侵襲。我們的肌肉緊張已極，腦上完全失去了做用，看那一批接一批的飛機飛過，覺得這一下子可完全完了。於是，突然的全世界都似充滿了大南瓜裏乾瓜子的雨點一般的爆炸的聲音。我不知道那一羣人裏有誰聽過那種聲音，可是我們從本能裏便知道了發生什麼事。是成千上百的炸彈，在我們的頭頂上紛紛着。

我從前聽許多次炸彈的噓聲，噓聲，或落聲，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它們噫噫作響，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它何以會噫噫作響，可是那聲音真可怕。我們立刻匍下去。有幾個人鑽進了地下室，還有些人跳進了狐洞或戰壕，也有些人躲到了牆後——雖然誰也不知道那一面才算是「後面」。我來不及跑進地下室。最近的一個藏身之地乃是石屋一端的車棚。那噫噫之聲正落在我們的上方。我記得立刻就摔平在地上，四肢平伸，似漫畫裏被壓路機碾平了的人一樣。然後我就同土鱷一般扭着身子爬到車棚裏的一輛重貨車底下。

有一個我所不認識的軍官也在我的身邊爬着。我們同時停下來，覺得再也不能爬了。

。我們的身邊到處都有炸彈落下來。我們都把頭稍微抬起。似兩條蛇一樣——互相望着。我知道我們兩人的心裏都在互相詢問，該怎樣做。我們都不知道。我們無話可說。我們祇能躺在那裏，張着口互相望着，全無是處；我們的臉祇相距一呎遠，一直等到這一陣過了。

那種炸彈的聲音與狂暴真是無法形容，祇可描寫成一種大變動，等着毀滅的到來。爆炸時的感覺是震撼心靈的。天上用着不斷的成百的東西打擊着我們。我們的耳鼓打雷似的亂叫。我們覺到眼皮上與胸膛上的一陣又一陣的震盪。

最後那聲音停了，我們不相信的互相望着。漸漸的我們才離開狐洞與匍伏的地方，出來向天上望，看看還有什麼東西等着落下。盡我們目光所及，一批又一批的飛機都還在從後飛來，若是有有一批在我們兩側飛過，我們立即覺得感恩不盡，可是大部份都在我們頭上飛過。一次又一次的那嘎嘎之聲向我們身上落下。炸彈落在左邊的菓園裏，落在前面的菓園裏，甚至於落在我們後面半哩之處。我們的四周到處都震得天翻地覆，可是我們這一羣却沒有人受傷。

我記不起來在那可怕的高潮時，我們這些人實實在在的感覺或思想些什麼。我相信一個人在那時的感覺是多角的而無從下定義的。他祇是在等待，就是個肌肉同神經緊張得不像人。一點多鐘以後，我覺得全身酸痛，到了下午中部時間，我的背脊同兩肩還痛得同挨了棒子一樣。這祇是爲了預見的震動把肌肉緊張得過甚與過久的結果。

等到我們爬起再來觀戰時，我們知道那錯誤已被發現且被糾正了。炸彈又落在它們所當落的地方，在前面一兩哩之處。即使在一哩之遙，上千顆炸彈於幾秒鐘內同時墜地還可以弄得天翻地覆，我們心裏還是擔憂不已，可是在落彈地方漸向前移之後，我們也就漸漸心安了。

有兩隻野馬式戰鬥機，似一對鴿子，在每一批轟炸機的前面往返巡邏，好像是在向它們喊着這裏不是投彈的地方——等幾秒鐘，再等幾秒鐘。然後我們就看見有一個彩色火彈在它們每一次飛來時從腹部裏發出來，恰在它們飛過我們的上空之後。那火彈向前直衝，尾部拖着很長的一道烟，然後就優美向下方劃出一道弧線，這乃是我生平所見的最美麗的一個景緻。它像是一隻無形的彩筆在天空的畫布上繪出一道線條，彷彿指示着說：「這邊！這邊才是投彈的地方。跟我來。」每一批後來的轟炸機都遵從着它的指示，同時也發出來指路的彩彈。

此時德國高射砲早已停止了活動。高射砲手大概不是躲了起來，就是被消滅了。我簡直不知道我們一共派過去多少批轟炸機。我已經數過了五百多架飛機，後來我都不耐煩數了。我知道第一批是四百架，那一天本定是有一千八百架，可是事後宣佈實際出動的乃在三千架以上。我簡直不相信德國人會在挨了那一番痛炸之後還能夠保留清醒。等到完全過之後，連我自己都覺得感激不盡，那種心情乃是我從來沒有過的，祇是爲了我還活着。

我當時認爲我軍進攻已是一件不可能事，因爲被自己飛機轟炸真是令人喪氣的一件事。在最糟糕的時候。我看見一位我所素識的大佐在農舍背後走來走去，一面扭着手指作嚮一面對自己說「該死！該死！」每當他從我面前走過一次，他就站住，瞪着我說：「該死！」

我問他，「現在不能進攻了吧？還能嗎？」他說：「不能了」。說完就又走個不停，一面扭手指作嚮，一面擺着手臂，好像在把什麼東西摔在地上。

我們這一團的第一連人本來是預定在轟炸過後四十分鐘時領先攻擊的。這一連人被我們的飛機炸得稀爛，他們的死傷已經很重。許多重傷的都被抬下來。這一連人都被震碎了。可是第二連却進攻了——一分鐘不謬！他們猛烈的攻擊，在不到一小時裏，他們回報說，他們已經前進八百碼，而且還在前進。我們這農舍附近的高級軍官們，從手提收電機裏聽見這報告時，都忍不住哭出來。

我確實知道在英國那天晚上，別的人——轟炸機人員——一定也哭了，當他們知道炸死了我們美國自己的兵士。可是那天下午在那菓園與樹籬之間的混亂與酸辛不久就過去了。在酸辛過去之後，人們的清醒立刻就記起空軍乃是我們前面的一隻強大的右臂。不祇在最初，而是不停的，永遠的，在以後每一個天色將明的時候，空軍都在我們的前面開闢着道路。

年青的上校

H·貝里原作

上個月我寫了一節文章，是關於一篇戰鬥機基地的情形的，在那兒我們會聽到一位司令官鎮定而又古怪的聲音在無線電報中警告着：『留心兩點鐘有匪徒來』……他說他正要趕去營救那幾位從空中保壘跳傘下來的伙伴，免遭匪徒的毒手……他又告訴大家：『現在，睜開你們的眼睛，注意！』……命令飛行師檢查汽油計，假如汽油太少，就飛回來。

那位司令官就是阿曼·彼得森上校。

那天彼得（彼得森之簡稱 譯者）打了仗回起，在歸途中他和他年青的伙伴們在佔領區上空和德人打了最後的一仗之後 他却沒有回來。

除非你知道彼得，並且知道他是怎樣管理他的戰鬥機站，你是不會知道彼得沒有回來的意義是如何重大。

彼得才二十八歲，他是阿利桑那州旗杆鎮的人，因為就把他的閃電式的戰鬥機叫作『小旗杆』。

『我不喜歡人們忘掉了老家，』他咧着嘴說，一面將機身上的名子指給別人看。他經常帶領他的隊伍出去掃蕩德國的戰鬥機，或者保護在大事轟炸中的空中堡壘

。在餐廳裏，他總像主席一樣，坐在餐桌的一頭，談東說西，總帶着漫不經心的寧靜，即使過了一小時便有一樁「任務」要開始執行也如此。

他那戰鬥機基地的空氣是和樂友善而又熱烈的。在該基地的青年伙子們，是愛笑愛鬧的。他們又快活，又熱心。有時，當原定的出動日程因天氣不好而就延了時，他們都氣憤憤地圍坐着，看看雜誌，聽聽那大得叫人耳朵發聾的無線電。

彼得具有使得興奮和緊張的心情舒緩下來的氣質。有一天，我遇見他，正當他打完一仗之後——他從飛機上跳下來，慢慢地踏着自行車。他正從二萬五千英尺的高空以每小時四百哩速率急降而下。這位年青的上校聽到人家向他慶賀他打下一個德國人的時候，反而難為情起來。問他是怎樣打下的，他只是說：「哦，他飛行的時候，把他的頭放在胳膊的底下，所以我就打中他了。」彼得的飛機上也有一個砲彈的洞穴，別人問他爲什麼他不在無線電中提起這件事，他說：「我一切都好。只是速度減低了一點罷了。」

那機身的彈洞，是偶然給空中堡壘的機關砲打中的，但是彼得並不怨恨他自己的打中了他。彼得的工作意識是保護空中堡壘，使牠們完成任務並投下炸彈。假如他靠得太近，意外地受到了一架空中堡壘的彈丸，那也無妨，那正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當彼得最後一仗沒有回來的時候，他的隊伍都圍在一起等候他。飛機一架一架地飛回來了。但是沒有彼得。軟壘球也玩不起勁了。你坐在那兒等着，一分鐘簡直像一小時

一樣長。

誰看到他的最後的一次呢？有的，那一次，他指着一羣敵人說：『啫！他們就在那兒！我們去吧！』彼得的伙伴們作一個九十度的猝然下攆。他們想他們曾經看見彼得隱沒在一堆雲團裏，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已經去了，直到他們回家查點人數的時候才發覺。最後，他們等了好久，彼得的一伙人都把他們的機油加上了，沒有人下命令要他們這樣作，小伙子們都自動地去幹。

他們回到曾經交戰過的區域去尋找彼得——同時也搜尋德國人，愈多愈好。小伙子們看了又看，搜了又搜，直到油位降低了。於是，也沒有彼得那古怪的近乎揶揄的聲音告訴他們回家，他們都得轉頭飛回基地來。

那晚，餐桌的那一頭空着——只是空着，並沒有悲哀，飛行師們是不會那樣婆婆媽媽的。

自然，大家都覺得彼得上校會乘降落傘跳下來，或者他會落入海裏給救生艇救起來，或者，他會降落在德團的後方而成了戰俘。

這是必然的，彼得基地所有的人仍都期待着有一天彼得會回來，他們能夠再聽見他那熟識的聲音，指揮他的人员注意防範匪徒。這自然是一個過甚的期待，但是或許會有這麼一天，甚至他也會讀到這篇故事。我這樣希望着。

每次有任務或行掃蕩戰的時候，不管牠重不重要，彼得總是領着他的隊伍上前，他

前後授命有四十二次，幾乎是比機場上任何一位最忙的人物還要超出三分之一。他共計打落德機一架，打傷二架。

美聯社九月二十六日倫敦電：美國陸軍航空隊本日宣稱，阿利桑那州旗杆鎮人二十八歲之阿曼，彼得森上校，於帶領閃電機隊在法國上空作戰時，七月一日為敵機所擊落，並經官方宣布其死訊。

初渡來因河

H·考文原作

上校不耐煩地報告他的故事。他常常打斷自己的話，說一句「哦，說來話長了，你們不會全感興趣的」。

但是，這是我所聽到的第一首雷馬根（Remagen）全景的寫真史詩。九天之後，上校拚湊了零零碎碎的斷片記憶，才成了這首史詩，而在那兒所贏得的勝利，都要輝煌得多。

恩茲曼中校是受命攻佔來因河上雷馬根和克利蒲（Krippo）的部隊領導者。這一支軍隊包括一連工兵，一支坦克大隊，一分隊偵察騎兵，一連平射砲和一些野戰砲。

自從二月二十八日第九裝甲師渡過了魯爾河（Ruhr）後，恩茲曼的坦克隊就向東掃蕩而去，六天之後，他們離開雷馬根和來因河大約就有九哩那麼遠。那是受罪的一週。士兵由於沒有睡眠而大感疲乏，臉孔上總是一副能夠睡多少即睡多少的神態。

「大約五六點鐘左右，第九裝甲師師長荷基（Willia M. Hoge）少將招集他屬下所有各單位的長官」，恩茲曼說。「他想那天晚上向來因河推進，但是我們却疲困不堪了。」

我們決定在早上七點鐘猛攻。目標是奪取雷馬根和克利蒲。另一翼則在我們的南面

；迂迴前進以攻佔波丁多爾夫 (Bodendorf) 新茲克 Sinzig 和阿爾河 (Ahr) 河。我們吃了一些十種滋養品合製的口糧，十點鐘左右就睡在這座炸毀的古老的房子中。這個地方充滿了灰土和廢屑，不過我們却找到了一個地窖。

早上五點鐘，我們就起床，七點鐘出發。一小隊步兵作領導。斯達德·麥根尼姆 (Stadlmackenheim) 是混亂得一塌糊塗，必得有一輛坦克車替我們清路才通得過，大約在八點鐘以前，我們走上公路了。

大約是上午九點半鐘左右，當我們經過約在東邊二哩之地的阿丁多爾夫 (Adendorf) 的時候，『他繼續說，又看一下日記本。

在三處叢林中，我們的輕武器和白砲曾作過小接觸。正午時分，我們進入比勒斯多爾夫 (Biresdorf) 東邊的林子裏面，離雷馬根不及三哩。

當我們出現在林子的時候，那時一點鐘剛過不久，就看到了全景汽車和兵士正通過橋樑，雷馬根並沒有什麼變動。在河那一面，有兩列列車。有一列在鼓着氣。我叫砲兵向橋上轟牠一陣，但是他們並沒有動作，因為恐怕傷害了自己的部隊，橋的西頭有新近修理的痕迹。

到了一點半鐘我們有一連人，從半裝甲卡車中出來——那是丁米爾曼 (Timmerman) 上尉那一連——向城裏進發。我們把半裝甲卡車開到路邊，好讓克林波爾 (Krimball) 的坦克車小隊走過來，我告訴他要去攻佔那道橋樑，並用火力的掩護牠。

三點鐘前荷茲將軍來了。我們都朝着橋看，我還記得住我們談了一陣，我們要是攻佔了那一道橋，那是多麼痛快。但是我們仍然沒有想到要這麼作。我只是想這道橋就會在我們的面前爆炸。

三點十二分鐘左右，爆炸聲響了。我們的大砲開始向東岸轟擊而引起烟火，坦克車再向橋樑的西端，掃射橋上的德國豬。

橋上起了一聲爆炸步兵就衝上去，但是又退下來。我拿起望遠鏡，看見橋身仍站在那兒。三點十七分我們用無線電通知工兵隊，並調來所有可用的後備隊。

三分鐘後，我們捉到了俘虜，據他們說，橋要通行到下午四點鐘。還不到二分鐘，又來了第二聲爆炸，但是橋身仍然無恙，步兵正在通過。

高射砲，輕武器，和重機槍都在四周。在我們的後面，前面和對面峭壁的頂上——響起來了。我們的坦克正向隧道裏開火，格林波爾的坦克車打中一隻火車頭的燒火室，而把牠打穿了。

我吩咐莫特（Mott）把住了橋，並報告我要多長時間修理坦克車才通得過。第二十七師步兵現在正通過橋。

四點四十五分，我向荷茲將軍作報告：「橋身完好，正渡過對岸。計劃如何？儘快指示。」

五點三十分莫特來了報告，要八吋見方的木材四十根，以備修妥橋面。我吩咐他利

用橋上現有的東西，爆炸開來的六塊鋼板……於是他們就在狙擊兵的沉重的火力壓迫之下，開始工作。

同時，我們又從總部接到了通知，「掃清橋樑，保守高地，我們會保護你們的後方，並用增援部隊來援助你們。好好掩蔽起來並建立公路障礙物。河的東岸也要埋好地雷」。於是我們就照着這麼辦。

十一點半鐘以前莫特即來報告坦克車可以通過了。橋面已經修妥，於是我們M-1型的坦克車就可以過去了，我吩咐他指導戰車過橋。天是那麼黑，簡直是對面不辨五指。誰也不敢點火。我先吩咐他炸了橋頭障地南北兩面的鐵軌。那個時候，什麼東西都使我擔心。

「當我聽到了爆炸聲，那是坦克車出動的信號。我們等了又等，再也聽不到什麼爆炸，於是在上午十二點十五分我們就不再等待，坦克車就向各方面發動了。」

古德遜 (William Goodson) 中士第一個駛過，米勒 (Charles Wmiller) 中尉第二個。

束着白帶的工兵，過橋來作我們的領導，但必得有一個人走他們的前面。

十二點四十分，我們已經渡過了九輛坦克車。十二點五十三分在橋頭障地的兩旁，牠們擺成陣勢來拱衛公路線。米勒有一二次拖過了好多座平射砲，第二次又捉回大批的俘虜，德國人到處都等着投降，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覺得離開了坦克車還是不安

全的。我告訴他仍然停留在那兒，直等到最後一輛坦克車都衝了上來。他唱着「羅嘉爾」那首歌走回來，我再沒有從他聽到別的什麼了。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運輸。上午四點三十五分，一架平射砲在橋上陷在一個洞裏。這費了我們兩個鐘頭才把牠拖出來。運輸車輛塞滿了雷馬根，我們還得派一批人去提醒司機叫他們開動。正如我所說，每一個人的腳部都麻木了。你不會體驗得出，要費大力量才能保持清醒。」

不一會工夫天亮了，恩茲曼把他的任務交回荷茲，找到一個可以躲避彈雨的地窖，就坐下來休息。

「一忽兒後，我看見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嘴裏銜着烟捲就打斷大睡了，」羅伯爾說。「烟捲是已經熄滅了。」

橫渡薩爾河

李·摩卡迪爾原作

他們已經清除了地雷和公路上的障礙物，在防坦克的壕塹上和灌水的溝渠上也搭好了橋樑，而沿着他們行軍的路線上的彈洞也已經填平了。現在他們正準備運送一團步兵渡過薩爾河，這一團步兵原來計劃那天早晨要過河的，但是戰鬥艇却沒有準時運到。

德軍曾橫渡薩爾河和摩塞爾河逃亡，並炸毀了河上的橋樑。美國步兵坐着戰鬥艇那天很早的時間橫渡了薩爾河下游的薩爾河。另一團人原擬同時在愛爾村渡過薩爾河。上游的河面，但是由於迅速推進而引起了混亂，一隊載運艇子預備從愛爾渡河的工兵卡車隊走錯了路，結果耽誤了八小時。艇子現在運到了。再不能延誤下去了。

我到達愛爾的時候，那兒塞滿了美國軍隊，坦克車，半裝甲卡車，大卡車，吉普車等，城中的射擊已經停止，但是沿河一帶仍有德國的狙擊兵。冒險行經村外沿河公路旁德軍用木材建造的障礙物，那是靠不住的。在河這一面的山上的葡萄園中，和在對河的小房舍中，德國的狙擊兵正向公路上射擊。因此在白天狙擊兵就控制了兩邊的河岸。

當迷失的戰鬥艇找着的時候，在烟幕的掩護之下白日渡河的計劃便作決定了。一連黑人化學兵攜着烟幕器奉令走下了河邊，後面跟着載着戰鬥艇的二三輛工兵大卡車。

當化學連帶着烟幕器出發的時候，工兵卸下了艇子，沿着公路成排地放着。狙擊兵

隨即開槍。他們打穿了化學連的三四輛吉普車，又打中一個發烟器。他們把排在公路上的木製的戰鬥艇亂打一陣。工兵和烟幕兵躲在壕溝裏，狙擊兵釘着他們，一直釘在天黑。

天剛黑了不久，我遇見四位從河邊公路上走來的渾身爛泥的工兵。有一個說，「你簡直無法抬頭。他們到處都有狙擊兵。」

於是烟幕放不成了。有一兩個企圖施放烟幕的烟幕兵被打死。於是渡河計劃在天黑之前是停頓下來了。

等着渡河的步兵，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除了規定的作戰配備外，他們又另外帶了許多東西，以及班加羅爾式的魚雷，這些魚雷是要拿來炸燬接有報告的遠在河岸之外的鐵茨藜。

天黑後，上校順着大街走下河邊，視察渡河的一切準備是否停安。「今天夜裏渡河是不會有障礙的，」他說。

他帶了我們中的兩個人一起坐在他的吉普車中出發。沿河一帶，現在是死樣的沉靜，也頗感到有點寂寞。月亮剛剛上來。敵人的砲火有二三發在公路上燃開，但是看來並不利害。

十點鐘左右，新的戰鬥艇運到又在公路上卸下來。二百里外的河上沒有一點聲響，工兵們悄悄地工作，悄悄地說話。你只能迷糊看出遠遠的河岸，而橫在不及百碼寬的河

面上，還可以看到一座破壞了的公路木橋的黑影子，這座橋樑在德軍撤退之前，已經給我們的戰鬥轟炸機所破壞。步兵渡河的地點有兩處，一是在破橋上游的河面，另外一個是下游河面較狹的地方。

十一點鐘剛過不久，美國輕型坦克車隊靠山阜向對岸開始射出紅色的探照彈。於是美軍大砲開始發射重掩護火力，先在對河的山邊上上下下地爆開，然後又落在對岸的河邊上。

大砲的閃光和巨響是一種可怕景象，甚至得到這種火力保護的士兵也感到如此。在砲聲中渡河命令下來了。人們把沉重的艇子收拾停妥，順着斜坡推下河岸去。上校沿着河岸觀察第一批渡河人員。他穿着一件長而薄的壕塹裝。沿河一帶再沒有一個人穿着這種衣服，所以你很容易在從幢幢的人影中把他認出來。

月亮躺在雲後，沿河一帶現在轉成陰暗而更方便了。等着乘坐戰鬥艇渡過薩爾河的第二批步兵，仍然躺在公路旁邊的壕溝中，或者平臥在由公路斜伸至河邊泥岸狹長的長坡上。

有些人抬頭望着我們小型坦克車放射出來的紅色探照彈，和我們的巨砲的高度的炸彈，像國慶日的花盆一樣在河岸遠遠振山撼樂地爆炸出來。大砲的火力是對着對岸的崗峦一帶從牠們的頂上然後順着山腰而達河邊的東岸。河流附近的崗峦鬧成一片，砲彈來回地亂打下來。

這是渡河的一種標準程序。我們的砲兵發揮了火力要把在有掩護下的敵人的狙擊兵，機關槍手，和守望兵驅逐出去。德國人憑藉農舍的保護才能偵察和用一些輕武器來射擊，但是他們的視界和火力所達的區域却受着門窗洞眼所限制，而且從那些小農舍中他們也不能發白砲。在他們能夠走過來重組他們的防禦前，進攻的部隊已經走到他們的頭頂了——在理論是如此的。

這是沿路許多步兵的第一次渡河。這是新到的援軍在最沉重的砲火之下的渡河。許多人對於等待都感到乏味。那些人是誰呀？他們低下了頭。當他們背後的山丘大砲在咆哮的時候，當河流為砲火所震撼的時候，他們連看也不看。在藏在黑夜之外的更為陰暗的山羣上，烟和塵混成了一片。

第一批應該渡過了。當你聽到德國機關槍尖銳的聲音，看見他們的探照彈在河上和河岸上來回地走着，也就曉得我們的軍隊確是已經渡過了。當你聽到一種咄咄迫人的一種磨擦的聲響你就曉得牠來了。當德軍的大砲開始擊你這一邊的河岸時，你對於一切都失掉了興趣，只是近在身邊的壕溝深度，你才關心。

步兵們把來福槍，白砲，機關槍和彈藥箱都搬到戰鬥艇上去，艇子收拾停妥後，每邊四個人把住兩旁，就從斜坡上推下河邊去。

在黑暗中，船槳却找不到了。兩位工兵尉官在公路上走下想找出船槳，而德國的砲彈，却越來越密，就在他們的腿旁有炸彈在嘍叫，在他們頭上的樹頂上有砲彈飛掠而

過。

上校吉普車的司機，和我躲在同一道壕溝中，他把車停在公路上的遠處，而在這兒等着上校，因為上校曾說過一點鐘內要回到村子裏去。但是一直等到半夜，上校仍然在裝載東西下船。最後一次我看着他的時候，他正順着公路匆忙地走過。他的司機從壕溝裏喊着：

「準備回去嗎，上校？」

「不，」上校說，「我得把這些人運到了河。」

司機又縮回壕溝裏：「他總是在火力綫走來走去，我總有一天要給打死的。」

機槍的火力，本向着河面，現在却退回岸邊。嗚然步兵已在對岸登陸並正在穿過鐵蒺藜，你聽到的爆炸聲那一定是班加羅爾氏的魚雷炸開了。但是仍然沒有一位水手回來。

德軍的砲彈仍然不斷地轟過來，說來也奇怪，這些砲彈總是打不準公路，不是落在兩旁這處就是近處。當沉重的砲火集中轟擊的時候，而在我們頭上爆開的彈雨揚起一片灰塵和沙石，我們都縮在壕溝中，壕中的人堆疊了兩層。

路旁一個士兵腿上受了傷，我回去找救護吉普車。車已經給打壞了。我差不多到了村子，才找到救護站和抬床。

我在那兒找到一輛輪轉抬床和兩位醫生，就轉回頭走。在路上，上校的吉普車，衝

着我們相反的方向，從我們身旁疾馳而過。車上的後座橫躺着一個人，那正是我們要去撤退下來救治的人，但是我們仍然繼續前進，又找到旁的受傷的人把他帶回來。

三位在第一次渡河時把艇的工兵從河中回來了，渾身濕得發抖。

「佳利已在對岸組成機噐的交叉火力網了，」他們說。「我們渡得過去，但是却回不來。他們把我們的船打得粉碎。我們許多人都冲到橋下去了。」

大約一點半鐘左右，我回到村子裏去，心裏覺得非常胆怯。當我走進工兵們曾經住過的房子的時候，上校的司機坐在火爐的旁邊，把頭埋在兩隻手裏面。

他抬起頭來很焦急地問：

「你看見上校嗎？」他已經有一點半鐘沒有見着上校了。別人也沒有看到他，一位上尉正和發號施令的少校談話。上尉說他還得要一些艇子。他已經裝好另一隻艇子。他已經把牠們運回來，又裝上步兵，打算把牠們運過河。

在橋身下游另一個步兵的登陸地點，戰鬥進行比較好得多。已經運渡的有一個大隊，另一個大隊正在開始渡河。他們沒有擋到強大的砲火。大部火力好像都集中在我們這一面。天明時候，除了指揮部人員以外，全團的人都已經渡河。大部失蹤的工兵，渾身透濕精疲力盡地蹣跚歸來，但是沒有一個人看到上校。

轟炸機菲利斯號

端納·威廉著

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發生了一件關於空戰的富有戲劇性的事。美國的飛行堡壘菲利斯號，在機身上有二百處彈孔，一扇機翼已經稀爛，兩個發動機被擊毀，機尾上中了六彈，氧氣及無線電設備全毀，降落輪也不能移動，可是在受了四十架德機攻擊之後，仍然平安的回到美國。

機內人員共有十名，其中五人受傷，一人相當嚴重。他們都是入伍不久，其平均年齡為二十三歲，其中二人只有二十歲。下面便是他們親自告訴筆者的故事。

★

★

★

在轟炸機菲利斯號出動法國被佔領區歸來一星期後，筆者在倫敦的道斯特旅館裏遇見這架飛機的人員。

除了兩位槍手尚在醫院外，其餘八人均在坐。它的隊長是二十七歲的潘恩中尉。他說：

「那一天我正在機場上的一間小休息室裏睡覺，那間屋子真小，我隨便伸出手去都可以摸到身邊酣睡的其它官長。那時很黑，大概是在清晨五點鐘，我聽見有人問我的名字，然後值夜的上尉官長就走過來問我說：「潘恩，你也在內了！你已被指派參加我們

最大的一次出襲的保壘羣，去炸毀法國境內的一個飛機工廠！」我說：「好啊！那樣可以免得令我擔心隨時要做父親的事了。」

「上尉說他也要做父親了，他也真想去，免得專門担着那個心事。他告訴我可以駕駛鄧賽的保壘，率領開蘇的班底，因為開蘇病了。」

「在駕駛一個巨型轟炸機，熟練的合作是第一要義，而我現在却要去指揮九個與我素未謀面的人。我在前一天的傍晚時才到機場的。」

潘恩是一位瘦長而有着棕色眼珠的人，頭上的墨髮在額角上已呈稀疏之勢了。他說起來很有勁兒，不時的開着玩笑。他告訴他在哪裏上學的，還有許多別的事，可是他沒有說他已有了駕駛保壘飛行二十萬哩的記錄，參加過多次出擊歐洲的飛行，與新被擢升為中尉。

「早餐之後」潘恩接着說：「我問鄧賽那架機子是否樣樣都好；因為飛機同汽車與女人一樣，總是有些小特點的，鄧賽說菲利斯號可愛透了，真的是不假。他們稱它為菲利斯是因為其中有幾個人員的情人都叫菲利斯（也許就是那一位姑娘），他們於是就把她的漂亮面孔畫在機頭上。」

「後來，聽完了出襲計劃之後，我便去檢視飛機同閱讀駕駛它的機械報告。如果這個報告上證明它是樣樣都好的話，你便可以確實相信它的確是樣樣都好了。報告書裏把一切都仔細的檢查過了載明在上面，如發動機，機身，機翼，電氣設備，氧氣管，鎗彈

等，無一不詳備。

「鎗手們同他們的鎗簡直是分不開的，我想有些人大概都攪着它睡覺。而地面上人員呢！老天爺，他們服侍飛機真是無微不至的小心體貼！我們在天上飛的常會出風頭，可是地而上的人員却沒有這種機會，他常常要求與我們一同出襲，而在飛機飛回以前，他們總是眼巴巴的在等。那才是真正的合作，我都敢打賭，在菲利斯那天沒有回到它自己的基地時，許多人都禁不住哭出來了。」

出動以前，一切都「緊張得同地獄」一樣。總是那樣的，他們都一致承認，潘恩說：「那時我緊張得連走都走不動，在出動以前我總是緊張得那種樣子」。

可是在出動前後，一切都很好，在編隊時同飛行時也一切順利，然後，他們就飛到了目標上空，離開英倫海峽大概有六十哩光景。

「在飛臨目標上空時候」潘恩說：「我們乃是後的一批，這時我就聽見哥瑪克少尉在傳話筒裏拚命的喊：『打開炸彈門！……左……再右一點……再右一點！再右一點！』我那時拚命的轉動蛇柄才能把菲利斯撥到右邊一點，因為我們那時是在別的飛機的尾風裏，簡直轉不動」。

結實的哥瑪克少尉也笑了。

潘恩接着說：「哥瑪克那一手真不壞，我聽見他喊：『好了！炸彈都下去了！扣起來！』意思是把炸彈庫的門關上。然後他就報告了那好消息，說全都「炸中了炸得不漏

不倚！事實是我們已經把那個德國飛機工廠地面上塗掉了。

「當然的，打開炸彈門時，飛行的速度要減低一點。我們這時還在別的飛機的後面，因為我們是殿後的，所以菲利斯就成了高射砲的衆矢之的。我看見高射砲彈在我們的四面八方爆炸。它們把我們包圍了，我知道在下一批砲彈升空時，它們一定會擊中我們的。果然不錯。每一次被擊中時，我都覺得機身的震動。我事後知道，它們在射擊我們的時候，意外的把他們自己的一架驅逐機擊落了。」

「高射砲已經夠受的了。可是更壞的還是在後面。在高射砲突然停止的時候，我知道已經是命中註定了，尤其是對於一架已經受了傷的飛機。那是出襲時最難挨的一件事！在高射砲已停，驅逐機尚未進攻之間的幾秒鐘，那時候正好叫你從心裏發冷。」

「然後所有的鎗手都喊道：『敵機在三點，隊長，在五點；在九點！』這些術語是說明在我們的四周都有敵機飛來了。我還記得機尾上的鎗手阿舍的報告，他說：『他們來了，一點不含糊，隊長。看起來像鴿子祇是黃顏色的！』這個顏色乃是戈林的最精銳的福克，烏爾夫一九〇式機」。

「他們從太陽那邊飛來，快得很，一架接着一架，成一條直線！又是一種新把戲。第一架狠狠的向我們打了一陣鎗，它飛得真近，我都看得見那駕駛員的臉。第二架也開了鎗，後面的也都跟上來。」

「我當然也開了槍。」

「一個坐在那裏，幾乎全無掩護。你不打死他們，他們便打死你，我最初當然是害怕的。可是那許多人一齊向你開槍，要你的命，你立刻就會變瘋的，可是真糟透，我只放了三排鎗，兩架機鎗都堵塞了。也許都是因為零度以下的溫度的緣故，因為我們離開地面足有四五哩。我當即向隊長報告。他說，「照樣裝着射擊的樣子，轉動你的槍。用不着向他們伸拳頭，孩子。」

「我把槍拴了幾下，右面的那挺可以用用了，可是左面那挺還是不靈。所以我就一直用右面的那挺機鎗，拚命的打着那些黃孩兒。不知是槍彈還是高射砲的彈片擊中了，我的手臂，但是我並不知道。」

「右面那挺機鎗裏的子彈已經差不多全完了。你不用問我一共打中了多少個黃鬼。我也不知道。即使我把它打落了，我也不打算承認，因為你簡直沒有功夫看它跌落下去，你也沒有功夫專打一架飛機，因為一切都那樣快。」

砲塔的鎗手考明也把那些德國人打得落花流水，最後一個子彈把他們的眼睛打壞了。機身上的鎗手皮特生中士也是的。我聽見考朋的機鎗不停的在響，他們把子彈全都用完了，你知道那真是不少的。」

潘恩說：「德國人的一個把戲是先打前面那一架飛機，然後做一個二十度的急轉，再回來打我們。它們大部是從後面來的，可是至少有一架是從前而下方飛來，把菲利浦從頭到尾都散滿了彈孔。我清楚的覺得那些鎗彈，同下雹子似的。」

「我對朗望了一眼。我看見他們控制柄已經轉到極右端，而我的却還在中央，我笑了起來，可是我立刻就知道他的轉向柄也壞了。沒有它是不能轉灣的，那可真是好笑的事。皮特生從機身上用電話告訴我們說有一堆電綫都撲在他的臉上，這等於說控制機尾外部的一些設備也都毀了。」

「同時左面的第一號發動機也冒出火來，我打算叫它熄火也沒有法子可以控制，第三號也出了事，不久就停了。」

「突然的菲利斯向上方直飛上去，簡直是筆直的，我用兩個膝蓋拚命抵住方向盤，駕駛柄緊緊的抵住我們的胸，令我靠在椅背上一點也不能動。我向朗表示要他來幫我一下，我們兩人總算把駕駛柄推了出去。把機身又恢復了平衡。」

「這件事真不容易。因為菲利斯祇打算向後，不打算向下，但是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令它俯衝下去，降到二萬呎。這時德國飛機一直跟在我們後面，給我們一陣痛擊」。

現在還在敵人上空，這十三噸重的堡壘搖搖擺擺的祇能慢慢飛行。對於後面追蹤的那一羣黃蜂，這個目標太好了。潘恩便決定這乃是該下「特別的決心」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知道如何準備。不管怎樣，他們這一羣堡壘已經打下了十三架烏爾夫，菲利斯自己的記錄是四架。

可是命運之神出現了。

從頂上的砲塔裏，考朋突然撲倒在駕駛員的座位後面口裏吐着血，朗取得了潘恩的同意跑過去救他。

立刻的，潘恩雖然盡其全力，機身還是震動着向上面爬上去。

現在潘恩在傳話筒裏命令投彈手哥瑪克過來幫忙。在前面，從機頭裏，哥瑪克同他的方面指示員湯生中士爬到「登樓」的坐巢裏。

哥瑪克說「從那一堆雜亂機件裏走過來時，有許多斑斑的血跡」。在他打算扭開巢門時，他向潘恩報告說，他打不開它。

朗祇好又離座位，把攷朋從坐巢搬開一點。然後在哥瑪克代替了他的職務時，朗便從甬道裏跑過去，取來急救藥品來救考朋。帕塞爾這時也跑了過來，用筊子止住了考朋的血。職業的醫生說，他這一手救了考朋的命。

考朋當然是無法跳傘的了。潘恩說：「這樣沒有別的出路，祇有設法飛回英國這一條，不然便是掉在海裏」。這時海峽已經在他們的腳底下。

他使盡了他全套看家本領來駕駛菲利斯，他時時的注意避免令那一塊稀爛翅膀跌落，他知道如果翅膀斷了，他就無法飛行；而那兩個發動機，他也小心翼翼的使用，免得它們再出毛病。

朗抵了一下他的身子，指給他們看有一架敵機在他們的上方，正在打算把他們一齊送到海底。可是朗立刻又抵了他一下，這回他笑了，原來有一羣噴火機急急的飛過來救他們。潘恩說：「這時它們真是救命之神」。

美國大兵在前綫

約翰·郝爾著

這是關於美國大兵在諾曼第戰場上的一個報告；這些大兵在一個星期或十天以前，也許你們還在英國的街上，酒館裏或家中看見過他們。

你們一定會禁不住要問他們在戰場上怎樣過日子；他們怎樣作戰，他們在英國時生活真是痛快——衣服，食物，用具同金錢——尤其是金錢——任着他們的性享受。你們還記得第一次大戰的人們，一定還記得那飢餓，痛苦與死亡，你們一定會想知道這些講究，衣着漂亮而整潔的美國弟兄，真正與野蠻的敵人對頭時，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現在已經同他們在前綫在一起生活了三個星期，我想可以把他們的事報告一些給你們，你們一定都不會認得他們了。

美國大兵走上前綫之後，他們第一個改變便是不再說話。

你們會覺得出來，越接近前綫，大砲與機關鎗的聲音越響，這種不說話的沉默就越深。在前綫的指揮站上，軍官與大兵的關係也陡然地變了，我們在後方所常見的那種隨便勁兒同尊卑不分的親熱關係全不見了。

發施號令與接受號令的態度都很嚴肅，都是一聲「是，官長」，接着就是一個敏捷的軍禮。一切的隨便神情都沒有了，這些人同英國禁衛軍的一般嚴肅。到了距離前綫一

百碼成不及一百碼處。在匍伏在狐洞中間或蛇行在叢蔽之後的大兵們當中時，談話的聲音完全停止。

美國人是在這裏作戰，就死。

許多都在就死，在英國後方，你們也許在看新聞，在尋那地圖上所沒有的小地名，你們也許會認為前線上的進展很慢，諾曼第戰場上很沉寂。我們是在一個中間階段，我們的進展不大，可是每一碼土地却都須由生命換來。

我時常想起，在美國人們天天切盼着解放着什麼大城市，他們是否知道有多少美國人天天死在這一片戰場上，在這種苦戰裏，爲了尺寸土地就得有人喪命。

誠然這次大戰裏的生命犧牲比起上次大戰來，已大見好轉，可是死亡還是在極易於發生的事，當你看見一個人死去，雖然你知道在那邊德國人也在死，可是還是不容易有欣慰之感，在這種美國的原野上，死了的人真是不配襯，不合適與不敢令人相信，這些肥沃的土地正在表示它們所能貢獻給人類生命的力量，它們完全沒有打沒承受這許多可愛的年青人的屍首。這些美國孩子安祥的就死，一點不吵，也不鬧，也許只在臨死的時候喊一聲「媽」。

抱怨的聲音只有在後方才能夠聽得見。再沒有軍隊能比他們更堅定。我曾經親眼看見他們被命令去攻擊一個幾乎沒有被步兵攻下可能的堅強的工事。他們一聲不響的走出去。那樣自然要死許多人，生還的人們從來不批評這種命令。

那種美國人所特有的自信心，到了前線便潛伏到表面及言語之下了，在心裏生根。可是他們並不低估德國人。他們時常讚美敵人的作戰力，韌性及其一部裝備。你們甚至可以公開聽見美國士兵說，德國人的使用戰壕白砲是誰也比不上的，他們還羨慕英國軍裝的溫暖與口袋。

可是在作戰時，他們最讚美的還是他們的軍官。真應該如此。軍官們本來應當上前綫，可是美國上前綫的軍官却最多，在情形危急時，你有時不得不趕快鑽進狐洞，你時常會發現在你後面鑽進來的不是一位少將，就是一位中將。

美國人的耐苦性並不是口頭上的事。他們在離開英國那天，就把生活上的舒適拋在一邊了。這裏有許多軍官們可以安適下榻的房屋，可是任他們空着。美國人不是住在帳篷裏就是住在狐洞裏。在我們這新聞記者的篷帳附近，有一個很大的戰地醫院，其中共有十二位美國醫生，院長是一位五十多歲的人物，他在參加戰地工作以前，是美國中西部一位很著名醫生。這十二位醫生都住在他們診室及手術室的附近狐洞裏。這種狐洞有六呎長，三呎寬，上面用一塊防雨厚布蓋着。他們的鋪蓋就放在地上。

院長告訴我說：「我們的勤務沒有床睡，所以我們也決定睡在地上」。

這些美國人還很清楚的記着英國的一切。因會我是英國人所以他們碰到我就告訴我他們在英國住過的地方，問我是否認得他們的英國朋友。他們幾乎人人都說那一句英國的俗語——「你不會錯的」。所有的美國大兵都相信英國人凡是在指點路徑時總要加

這一句，「你不會錯的」。

許多人都告訴我，他們在將來回國時還打算取道英國，以便拜訪他們的朋友，謝謝那些款待過他們的人們，同時還要爲了他們對於英國天氣所開的玩笑，表示歡意。

歐戰鱗爪